



詩經說約

13

□ 12
3510
7



明 口12
號 3510
卷 7

宣

王

詩經說約卷之十三

宣王南征也



太倉顧夢麟纂

常熟楊 彞參訂

薄言采芣于彼新田于此留畝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于之說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篚第魚服鉤膺鞶革興也芣芣菜也青白色摘其葉有白汁出肥可生食亦可蒸為茹即今苦蕒菜宜馬食軍行采之入馬皆可食也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畝方叔宣王卿士受命為將者也涖臨也其車三千法當用三十萬眾蓋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凡百人也然此亦極其盛而言未必實有此數也師衆于杆也試肆習也言衆且練也率總率

昭和27年5月6日
今田升子代氏

之也。翼翼，順序貌。路車，戎路也。真，赤貌。輦，第以方丈，竹篔簹為車。殺也。鈎膺，馬婁領有鈎而在膺，有樊有纓也。樊，馬太帶纓鞅也。儻車，見蓼蕭篇。宣王之時，蠻荆背叛，王命方叔南征，軍行采芑而食，故賦其事以起興。曰：薄言采芑，則于彼新田。于此苗畝矣。方叔蒞止，則其車三千，師干之試矣。又遂言其車馬之美，以見軍容之盛也。

孔疏：西河雁門，芑尤美。胡人戀之，不處塞一歲，曰：苗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畝，釋地文。苗者，芑也。畝，和柔之意。故孫炎曰：苗始，粟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畝，和也。田舒緩也。瞻彼維矣，云：棘藜有真，彼茅蒐染為真，故知赤貌。樊，讀如盤帶之盤。今馬太帶纓，今馬鞅是帶，鞅在膺，故言膺以表之也。

呂記：蒞止，則布其行陣，故止曰：其車三千，率止則作而用之。故言其車馬之盛，服飾之美。
嚴緝，真音興之入。召康公之名，音釋與此音異。天子六軍，不過千乘，不必實有三千乘。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又二十五人，將重車在後，三千乘，則甲士九千，步卒二千一萬六千，將重車七萬五千人，通三十萬人矣。天子六軍出於六鄉，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六軍止七萬五千人，無三千乘之數。孔氏謂羨卒盡起，王氏謂合諸侯之師，要之詩人之辭，不可泥名數以求之。其車三千，極言其兵車之盛耳。况兵有先聲後實，項羽兵四萬，號百萬，豈一一如其數哉。朱氏謂孔氏王氏以文害辭，其說是也。

詩經卷之六 卷之六 小雅 賦類 賦類

疏義詩言方叔之南征非為采芑而作。但因道當時之事而就
 用六句相呼應耳。蓋與采芑且采薇略同。但采芑采薇是借彼之
 所事為起語。采芑是用已之所事為起語。新田在彼。當在
 此師。眾如彼。練習如此。語正相應。其車三千。眾也。師于之。試
 練也。此章先言軍眾且練。以見軍實之盛。繼言車馬如此。以
 見軍容之盛。

輯錄詹道傳曰。尚書孔疏。凡出車一乘。則有兩車。一正一副。一
 曰輕車。甲馬四匹。甲士三人。在車上。左主射。右主刺。中主御。步
 卒七十二人。隨之。前拒二十四人。左角二十四人。右角二十四
 人。共七十二人。二曰重車。牛十二頭。炊家子十人。固守。衣裝五
 人。廡養五人。樵汲五人。共二十五人。皆所以佐兵車者。兵車以

戰大車以載輜重。兩車總百人。

麟按此與下章各十二句。凡四韻。以三句為一連。六句為一截。

又一體也。古今人於誄祭之篇。亦多有為之者。集傳。每彼反。試詩止。反即翼。革俱為北音。作去聲。讀固。一斗耳。馬婁。領于彙。

領。腮。頰也。婁未詳。但別有類字。云同體。則婁疑亦如頰。頰之謂。

上六句以三句與三句。易明也。其下六句亦以方外率止。至
 翼翼自作一連說。路車有龜。至備革。又作一連說。勿混。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治。止其車三千。旂旆央央。

方叔率止。約軻錯衡。八鸞瑤瑤。服其命服。朱芾斯皇。有玼蔥珩。
 興也。中鄉。民居其田。尤治約束。軻。較也。以皮。纏束兵車之較。而
 朱之也。錯。文也。鈴在鑣。曰鸞。馬口兩旁各一。四馬故八也。瑤。瑤。

聲也命服天子所命之服也朱芾黃朱之芾也皇猶煌煌也瑋
玉聲蔥蒼色如蔥者也玼佩首橫玉也禮三命赤芾蔥玼
毛傳錯衡文衡也

鄭箋交龍為旂龜蛇為旒

孔疏說文云軼長轂也則轂謂之軼考功記說兵車乘車其轂
長於田車是為長轂也言朱而約之謂以朱色纏束車轂以為
飾輪人云容轂必直陳蒙必正注云容者治轂為之形容也蒙
轂約也蓋以皮纏之而上加以朱漆也路車有輿輿是赤貌故
知約必用朱錯雜也雜物在衡是有文飾其飾之物不知何所
用也玉藻云一命緼韍黻玼再命赤韍黻玼三命赤韍蔥玼累
一命至三命而止而云蔥玼則三命以上皆蔥玼也故云二命

蔥玼明至九命皆蔥玼非謂方叔唯三命也

通解朱字對蔥字皇字對瑋字

六帖朱芾斯皇有瑋蔥玼古人句法倒用以為錯綜如楚辭言
日兮辰良西京賦正紫宮於未央表曉闕於閭闔退之詩豆登
五岳瀛四尊皆本於此

麟按此章亦紹上章各三句為一連六句為一截前六句以新
田在彼中鄉在此與其車如彼旂旒如此語意亦相應也後六
句亦是言軍容之盛雍容閒暇意有之疑反不甚重卿與瑋玼
凡四韻集傳玼叶戶郎反○名物疏曰詩話云軼轂之奇出者
也釋名云衡橫也橫馬頸上也玉藻注云黑謂之黻青謂之蔥
雅翼云蔥本白而未青青色尤美

○歌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千之試
 方叔率止鉦人伐鼓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興也隼鷂屬急疾之鳥也戾至爰於也鉦鏡也錫也伐擊也鉦
 以靜之鼓以動之鉦鼓各有入而言鉦人伐鼓互文也鞠告也
 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此言將戰陳其師旅而誓告之
 也陳師鞠旅亦互文耳淵淵鼓聲平和不暴怒也謂戰時進士
 衆也振止旅衆也言戰罷而止其衆以入也春秋傳曰出曰治
 兵入曰振旅是也闐闐亦鼓聲也或曰盛貌程子曰振旅亦以
 鼓行金止○言隼飛戾天而亦集於所止以興師衆之盛而進
 退有節如下文所云也
 孔疏周禮有錡錡錡鐸無鉦也說文云鉦鏡也似鈴柄中上下

通然則鉦即鏡也鼓人云以金鏡止鼓說文又曰錡鉦也鏡也
 則錡鏡相類俱得以鉦名之故鼓人注云錡鉦也形如小鐘是
 錡亦是鉦也凡軍進退皆鼓動鉦止非臨陳獨然依文在陳師
 鞠旅之上是未戰時事也未二句伐鼓之上不言治兵振旅之
 上不言伐鼓亦互文
 嚴緝晨風傳曰歌疾飛貌山陰陸氏曰今鷹之搏噬不能無失
 獨隼為有隼或曰即今所呼為鶻者
 大令慶源輔氏曰上二章但言其車馬服飾之盛美而已故此
 章又以鳥之急疾興其猛勢又以亦集爰止興其進退有節也
 其進退之有節者蓋以將戰而誓衆有法既戰而鼓聲不暴戰
 罷振旅而入則又齊一而無先後也

麟按此章亦斷以六句為一截三句為一連謂興獨至末者長也但後六句鼓自與旅叶端自與聞叶韻脚又一變換耳隼之飛而戾天以興其車三千亦集爰止以興師于之試亦自可神會試為肄習此進退之節又於何等也但後六句又是承此而詳言之故注曰如下文所云既有下文則前六句為上文亦無疑矣是注以興師衆之盛斷指三千句而進退有節斷指師于句如下文所云則以該後六句俱為無疑讀者無自生葛藤可也

○蠢爾蠻荆大邦為讎方叔元老克壯其猷方叔率止執訊獲醜戎車嘽嘽嘽嘽燁燁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賦也蠢者動而無知之貌蠻荆荆州之蠻也大邦猶言中國也

元大猶謀也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嘽嘽衆也燁燁盛也電疾雷也方叔蓋嘗與於北伐之功者是以蠻荆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

呂記王氏曰經或言蠻或言荆楚春秋之初曰荆而已後乃曰楚○李氏曰方叔為一時大老○爾雅疾雷為霆注雷之急疾者謂霹靂

輯錄方叔元老尊嚴之稱則師卦所謂丈人朱子曰出師之道而任老成之人乃得吉也○吳師道曰采芑章十二句三句一韻第四章離猶醜二句一韻

通解上三章興體也以三句為韻此章賦體也以三句為韻者三三句為韻者二亦文章之變態也

六帖戎車三句一串意俱就戎車言蓋嘽嘽燁燁言其數之衆
 盛而如雲句即狀其勢之雄也○來威非必不戰而服雖用戰
 然以其名望之隆遠爾來服有不專主於戰鬪之功耳此亦是
 褒美之體未可拘拘○克壯其猶者方長之謀略出於兵家當
 法之外得於敵人未發之先不是上文進退有節
 麟按此章亦在六句截集傳醜叶尺由反○周南葛覃前二章
 亦三句一連後一章又變為三句一連但章各止六句耳然體
 與此篇頗得髣髴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嚴緝陳氏曰南征北伐二詩皆繫班師時作六月之辭迫
 采芑之辭緩六月似討而定采芑似畏而服也○北伐則

宣王復古宣
 王能內脩政
 事外攘夷
 狄復文武之
 竟上脩車馬
 備器械復
 會諸侯於東
 都因遷櫜而

初用兵也南征則北方已服中國麤定方叔乘北伐之威
 以臨蠻荆也下篇車攻則中興之功成矣
 太全豐城朱氏曰北伐之詩是言行軍之法南征之詩是
 紀行軍之實不言其法則無以見軍制之復不紀其實則
 無以見民數之復欲知宣王之復古觀此二詩而可見矣
 夫豈曰夸乎哉
 古義竹書紀宣王五年秋八月方叔帥師伐荆蠻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靡靡駕言徂東

賦也攻堅同齊也傳曰宗廟齊豪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
 獵齊足尚疾也靡靡充實也東東都雒邑也○周公相成王營
 雒邑為東都以朝諸侯周室既衰久廢其禮至於宣王內修政

選車徒焉

事外攘夷狄。復文王之竟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故詩人作此。以美之。首章此言將往東都也。

孔疏言。修車馬。即首章一章上二句是也。言備器械。攻戰之具。三章建旒。設旄之類是也。復會諸侯於東都。四章是也。因田獵。即六章七章是也。而選車徒。即三章上二句是也。

呂記朱氏曰。周之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而宣王中興其事。亦曰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而已。無二道也。此詩所賦。自修車馬。備器械。以下。共修政事。攘夷狄。則此矣。程氏曰。攻堅也。謂堅治。董氏曰。考工記。五工皆言攻。則攻者治也。治而成其良。故曰攻。

麟按。往東都。以會諸侯為主。作此詩。以田獵為主。必往東都會同者。以居天下之中。四方來者。道車均故也。詩柄復會字。因田獵。因字各款。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賦也。田車。田獵之車好善也。阜。盛大也。甫草。甫田也。後為鄭地。今開封府中牟縣西圃。田澤是也。宣王之時。未有鄭國。圃田屬東都畿內。故往田也。此章指言將往狩於圃田也。

孔疏職方曰。河南曰豫州。其澤藪曰圃田。疏義馳騫於諸侯。采地不可也。故自以閒曠之地。供田獵。亦帖周禮大司馬。仲春教振旅。遂以蒐。仲夏教養舍。遂以蒐。仲秋教治兵。遂以彌。仲冬教大閱。遂以狩。周禮注。時見者。王將有

征討之事則為壇國門外合諸侯而命事殷見者王不巡狩則
 六服盡朝王則為壇旅見諸侯而命之以政焉按當時不是會
 同兼舉詩人只以會同二字作來朝之通稱亦猶春蒐冬狩而
 四狩之田通稱蒐狩秋嘗冬蒸而四時之祭通稱蒸嘗南觀北
 譯而四方之譯通稱觀譯如此篇中稱于苗豈必實是仲夏又
 稱駕言行狩豈又是仲冬也

麟按文定此說是大足破入泥古之過于苗行狩則太段取叶
 韻故不拘耳古義甫草鄭云甫田之草也鄭有甫田爾雅作
 圃田十數之一澤無水者曰藪郭璞云今滎陽中牟縣西圃田
 澤是也郡縣志云圃田澤一名原圃在中牟縣西北七里其澤
 東西五十里南北二十六里或疑下章言搏獸于敖與此甫草

行狩地名互異謂不應既獵於此又獵於彼按今河南通志古
 敖城在滎澤縣西南十七里滎澤南至鄭州界五里鄭州東至
 中牟縣界三十五里中牟滎澤在晉俱屬滎陽郡在金俱屬鄭
 州我朝以滎澤屬鄭州與中牟俱隸開封府二地相去本不
 甚遠據郡縣志言圃田澤東西長五十里則敖地正在圃田中
 耳酈道元云圃田澤多麻黃草述征記曰踐縣境便觀斯舟竅
 則知論界詩所謂東有圃草也

之子于苗從毛傳選徒建苑設旌搏獸于敖
 賦也之子有司也苗狩獵之通名也選數也眾字數重靜治者其餘羣象盛也數
 軍徒者其羣羣則車徒之眾可知且車徒不譁而惟數者有
 聲又見其靜治也敖近滎陽地名也○此章言至東都而選徒

以備也

孔疏大司馬仲夏教養舍如振旅之陳羣吏選車徒謂數釋之也此時事與彼同則有司謂群吏有事者大司馬之屬矣傳以之子為有司下文之子亦非王身當謂凡從至者非獨司馬官屬也

嚴緝建旄於車而設旒於旄之背

大全東萊呂氏曰教山名晉師救鄭在教鄙之間士季設七慶於教前則教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警奮可以鼓仗所謂東有甫草即此地也宣王往東都以會諸侯為主而二章三章先言田獵者蓋有司先為戒具以待會同畢而田獵也慶源輔氏曰選徒囂言其衆且肅也既選其車徒矣則建設其旌旄焉

見其序且整也方選徒以獵而遽曰搏獸于教言其士衆之勇而氣大事小也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鳥會同有繹

賦也奕奕連絡布散之貌赤芾諸侯之服金鳥赤鳥而加金飾亦諸侯之服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繹陳列聯屬之貌也此章言諸侯來會朝於東都也

孔疏箋言諸侯赤芾則天子當朱芾也言金鳥連屨者天官屨人注云鳥有三等金鳥為上冕服之鳥下有白鳥黑鳥此云金鳥者即禮之赤鳥也故箋云金鳥黃朱色加金為飾故謂之金鳥白鳥黑鳥猶有在其上者為尊未達其赤鳥則所尊莫是過故云達屨言是屨之最上達者也此鳥也而曰屨屨通名以鳥

是祭服，尊卑異之耳。故屨人兼掌，屨鳥是屨為通名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太宗伯文也。注云：時見者無常期，諸侯有不服者，王將有征伐之事，則既朝覲，王為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殷眾也。十二歲王如不巡狩，則亦服盡朝。朝禮既畢，王為壇，合諸侯以命政焉。如是則會同其禮各別，不得並行之矣。且此時王與諸侯會東都，非十二年之事。言同者以會同對文，則別散則義通。會者交會同者同聚，理既是一，故論語及此連言之。嚴緝者章以我斥宣王，此章以彼指諸侯。

輯錄王氏曰：人君宜朱帶，而此赤帶者，會同故也。注其臣庶則朱帶，君道也。故方叔服其命服，則朱帶會同於王，則赤帶君道也。故此會同則赤帶也。○解頤曰：諸侯之來朝也，其來也非一

方其止也，非一，可先後之不同，遠近之或異此，其所以連終而布散也。及其會同於斯也，五等各以其爵，兩階各以其班，尊卑之有其序，貴賤之有其等，此所以陳列而聯屬也。讀是詩者，可以想見當時朝會之盛。

麟按禮書亦云：諸侯帶在國則朱朝，至則赤。其體方，其會火山。上有頸，肩旁與工有紕，中有紕，孔穎達曰：方則殺也，所殺之處以物補飾之，使方變於天子。王冕服赤鳥，黑絢纁純，皮弁服白鳥，青絢纁純，冠弁服黑鳥，赤絢纁純也。

○決拾既飲，方矢既調，夫既同，助我舉樂。賦也。決以象骨為之，著於右乎大指，所以鉤弦，開體格，以皮為之，著於左臂，以遂弦，故亦名遂，飲比也。調謂弓強弱與矢輕重。

相得也射夫蓋諸侯來會者同協也柴說文作棼謂積禽也使諸侯之人助而舉之言獲多也○此章言既會同而田獵也嚴緝決即衛苑蘭呀謂佩鞞也

疏義鈎弦開體謂弓之體開之使內向而來也放弦謂之遂詩誥云韜左臂拾其衣袖以利弦故曰拾

通解射夫兼指諸侯之同來會者故朱傳上曰蓋諸侯來會者而下曰諸侯之人也孔氏亦曰射夫即諸侯以下也同協也以齊一言我字指天子取我舉柴者猶下篇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意也舉如舉事之舉大意云諸侯之人各同其力拾以助此積禽之事傳用言獲多句何以見之曰但言積則所獲之多不言自見矣

講意鈎弦則決與右指而相合遂弦則拾與左臂而相符弓之彊者配以矢之重弓之弱者配以矢之輕

麟按集傳飲與柴叶調讀如同與同叶此太穿鑿六帖射夫既同為散句而飲調柴俱一韻必六帖是也然字書無致一調字

本田聊切一徒卑切一職流切又一叶徒紅切離騷擊鼓餘而能調叶求集獲之所同是也朱傳或依離騷耳然如此恐不成

詩理故不敢信柴字音辨略見召南采蘋篇○古韻六御七遇本通用飲柴其類也乃到暴楚詔皆可與相叶則調為去聲可

與飲柴相叶亦無疑故吾斷欲從六帖○魯詩世學木直作弓

夫既調決拾既飲射夫既同助我舉擊則又似遷就而顛倒之亦不足據

詩經卷之八 卷之三十一 小雅 賦類

○四黃既駕，兩駃不猗，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賦也。猗，偏倚，不正也。馳，驅驅之法也。舍矢如破，巧而力也。蘇氏曰：不善射御者，詭過則獲，不然不能也。今御者不失其馳驅之法，而射者舍矢如破，則可謂善射御矣。○此章言田獵而見其射御之善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首章云「既同，則齊其足矣」，而此又曰「四黃與比物，四驪同義」，可見其馬之有餘矣。○鄭氏曰：射者之工，矢發則中，如推破物也。

麟按：集傳猗，叶於箇反。古義箇韻。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賦也。蕭蕭，馬鳴聲。悠悠，旆旌聲。徒御，不驚。大庖，不盈。言取

軍中驚之驚，不驚言比卒事不喧嘩也。大庖，君庖也。不盈，言取之有度，不極欲也。蓋古者田獵獲禽，而傷不獻，踐毛不獻，不成禽不獻，擇取三等，自左臛而射之，達於右臛為上殺，以為乾豆。奉宗廟，達右耳木者次之，以為賓客射至，髀達於右肱為下殺，以充君庖。每禽取三十，馬每得千，其餘以與士大夫習射於泮宮中者取之，是以獲雖多而君庖不盈也。張子曰：饌雖多而無餘者，均及於衆，而有法耳。凡事有法，則何患乎不均也。舊說此鄭說，今不從。不驚，驚也。不盈，盈也。亦通。○此章言其終事散而頒禽均也。

釋文：王蒼云：小腹兩邊肉也。說文云：脅後髀前肉也。本亦作髀。或又作髀，本亦作髀，謂有前也。郭璞云：謂有前兩間骨髀。本文作髀，謂股外髀，謂水臛也。字書無此字，下本作髀。

孔疏一曰乾五謂第一上殺者乾之以為享實供宗廟也二曰賓客謂第二中殺者別之以待賓客也三曰充君之庖謂第三下殺者取之以充實君之庖廚也君尊宗廟敬賓客故先人而後己取其下也自左膝而射之達過於右肩膈為上殺以其貫心死疾肉最潔美也自左射之達右耳本而死者為次殺以其遠心也稍遲肉已微惡也射左股髀而達過於右脅肱為一殺以其中骨最遲肉又益惡也凡射獸皆逐後從左肩而射之達於右肱言射左髀則上殺達於右膈當自左脅也次殺右耳本當有左肩膈也面傷不獻者謂當面射之翦毛不獻謂左傍而逆射之二者皆為逆射不獻者嫌誅降之義不成禽不獻者惡其害幼少此不能使獵者無乏自君亦不取以示教法且每

禽三十之外以與卿大夫士習射澤宮所以班餘獲射也不言諸侯諸侯不常在卿大夫尚得與射諸侯在射可知也以犬獸公之非復已物君賜使射故冰中不取言為者田獵所取用勇力今射者禮樂所取用辭讓也
數緝田事既畢軍旅旋歸觀者惟聞馬鳴之聲蕭蕭然而靜無他聲也見旌旆之行悠悠然而緩無亂次也徒行者御軍者皆不驚擾大庖不盈擇取三十而已○曹氏曰凡事始于治常平乎亂今獵罷而歸終始靜治○滕腰左右虛向處
疏義面傷不獻等謂不獻於君
大全漢景帝三年周亞夫引兵擊吳楚深壁而守夜軍中驚內相攻擊擾亂至帳下亞夫堅卧不起頃之復定

古義穀梁傳云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於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

麟按此章上兩疊字下兩不字應各二句對說庖不盈須禽均

是反炤解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賦也允信展誠也聞師之行而不聞其聲言至肅也信矣其君子也誠哉其大成也

嚴緝補傳曰之子于征謂有司此之征行

疏義大成以獵事言

大全慶源輔氏曰聞師之行而不聞其聲則可見其師律之嚴肅大凡行軍用師要須如此方可不致皆苟道也章末二句乃

美宣王也大成言其事之有始有終也○安成劉氏曰楚辭集

注云凡作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辭今此詩言田事以上

七章既序其始終以成篇矣此章又言其始事之整肅終事之

有成以深美之亦猶楚辭之有亂辭也車臺公劉卒章皆然○

豐城朱氏曰存於中而有興衰撥亂之志施於外而有內修外

獲之事如此得不謂之君子乎靜治於往狩之初嚴肅於旋歸

之際如此得不謂之大成乎此王道之所以為大而詩人所以

贊美之也

麟按如此即君子大成俱炤本章云盛德大業須開說者頗安

車攻八章章四句

以五章以下考之恐當作四章章八句

美宣王也
能慎微
下無不自
其惡奉其
上焉

詩經

卷十三

詩

維

疏義田獵皆為講武事但車攻則會諸侯而因及此吉日則不忘所事而特行之也

古義按竹書宣王九年王會諸侯于東都遂狩于南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賦也戊剛日也伯馬祖也謂天駟房星之神也醜衆也謂禽獸之羣衆也此亦宣王之詩言田獵將用馬力故以吉日祭馬祖而禱之既祭而車牢馬健於是可以歷險而從禽也以下章推之是日也其戊辰也

孔疏馬國之大用王者重之故夏官較人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注云馬祖天駟先牧始養馬者馬社始乘馬者馬步神為災害馬者既四時各有所為祭之馬祖祭之在

春其常也而將用馬力則又用彼禮以禱之知伯馬祖者釋天云既伯既禱馬祭也為馬而祭故知馬祖謂之伯伯者長也馬祖始是長也鄭云馬祖天駟釋天云天駟房也孫炎曰龍為天馬故房四星謂之天駟

嚴緝外事用剛日故吉善之日維戊也既伯謂有事於馬祖將用馬力而祭之也既禱謂因祭而禱之願馬之彊健而獲多也其實戊日未田

韓錄晉天文志曰房四星南星曰左驂次左服次右服次右驂亦曰天廄

通解曲禮曰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田獵外事也故以戊以庚

詩經

卷十三

詩

維

六帖凡祭祀為內事因獵行師為外事

麟按字彙戊莫候切本音茂此詩叶莫吼反則音牡集傳禱丁

口反好許口反是六句皆有韻同叶也今人讀戊通作務術家

或稱為武俱非是惟孟子集注太甲大戊相塾相仍猶讀太茂

為谷耳釋名云戊茂也物皆茂盛漢書云豐茂行戊則解亦即

為茂不但同音云○舊韻戊字在二十六宿洪武正韻十九宿

音解並同○古義楚辭云吉日兮辰良天干為白地支為辰十

干五剛五柔十二支六陽六陰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麀麀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賦也庚午亦剛日也差擇齊其足也同聚也鹿牝曰麀麀麀衆

多也漆沮水名在兩都畿內涇渭之北所謂維水今自延韋流

入鄜坊至同州入河也○戊辰之日既禱矣越三日庚午遂釋

其馬而乘之視獸之所聚麀鹿最多之處而從之惟漆沮之有

為盛宜為天子用獵之所也

本全安成劉氏曰此言漆沮之從猶車攻言甫董教地彼則狩

於東都此則狩於西都也○三山李氏曰書疏云漆沮在涇水

之東一名維水職方氏所謂雍州其浸渭維非河南之維也

古義庚剛日也外事以剛且擇馬以田亦外事也孔云必用午

日者蓋於辰午為馬故也邢凱云古今涓吉外事用剛日內事

用柔日如甲子為剛乙丑為柔至為簡易甲午治兵壬午大閱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皆外事也故用柔日社祭用甲郊以日至亦不

凡祭之用丁用辛內事也故用柔日社祭用甲郊以日至亦不

狗也

麟按上章言備其具而不可獵此章言得其地而不可獵亦自未獵時言也集傳馬叶滿沛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儻儻侯侯或羣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賦也中原原中也祁大也起則儻儻行則侯侯獸三曰羣二曰

友燕樂也○言從至者視彼禽獸之多於是率其同事之人各

共其事以樂天子也

孔疏周語曰獸三為羣故二曰友友親於羣其數宜少易損卦

六三云一人行則得其友獸亦宜然故二曰友三曰群謂自三

以上皆稱羣不一定要三也

嚴緝釋地曰廣平曰原○錢氏曰侯侯緩行若相待也

麟按中原即溱洧之地也其祈自孔疏以下俱以獸言至聚問

講意始主地言未二句見人心競勸意須說得氣象六帖儻儻

二句只是多意集傳有友俱叶羽已反○鄭維書文人三為衆

而獸三則為羣人二為耦而獸二則為友亦先輩集中警語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賦也發發矢也豝牝曰豝一矢而殪曰殪兕野牛也言能中微

而制大也却進也醴酒名周官五齊二曰醴齊注曰醴成而汁

滓相將如今甜酒也○言射而獲禽以為俎實進於賓客而酌

醴也

孔疏小者射中必死若於不能射中大者射則易中唯不能即

死小豝云發言發則中之大兕言殪言射着即死且以酌醴是

當時且用之辭則得禽即與羣臣飲酒故知以為俎實也若乾
乏為脯漬乏為醢則在道且不得言俎實矣
嚴緝儀禮注曰方持弦矢曰挾
疏義中微見其巧制大見其力
訟通上章是方獵而人心踴躍此章是既獵而禮儀甚備

吉日四章章六句

東萊呂氏曰車攻吉日所以為復古者何也蓋蒐狩之禮
可以見王賦之復焉可以見軍實之盛焉可以見師律之
嚴焉可以見上下之情焉可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
之功業者此亦足以觀矣

鴻鷹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美宣王也萬
民離散不安
其居而能勞
來還定安集
之至于矜寡
無不得其所
焉

興也大曰鴻小曰鷹肅肅羽聲也之子流民自相謂也征行也
劬勞病苦也矜憐也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舊說周
室中衰萬民離散而宣王能勞來還定安集之故流民喜之而
作此詩追叙其始而言曰鴻雁于飛則肅肅其羽矣之子于征
則劬勞于野矣且其劬勞者皆鰥寡可哀憐之人也然今亦未
有以見其為宣王之詩後三篇放此
疏義飛而有聲亦有行役劬勞之意也故以起興○此章離散
時也

講意興意四句止劬勞就矜人上見如草竹露宿之意鰥寡即
可矜之實故注只以一句言之蓋流離瑣尾夫身有不相顧者
多矣亦不必用注中老而無妻二句

六帖鴻雁秋南春北轉徙無定故以興人民流離未得所止

麟按集傳野叶上與反寡叶果五反古義麀韻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墻有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興也中澤澤中也一丈為版五版為堵究終也○流民自言鴻

雁集于中澤以興已之得其所止而築室以居今雖勞苦而終

獲安定也

孔疏五版為堵謂累五版也版廣二尺故周禮說一堵之墻長

丈高一丈是版廣二尺也

嚴緝曹氏曰鴻鴈之趾連蹄不能握木故易以鴻漸于木為失

所不安之象書以羣蠹既蟻陽鳥攸居為得其所

疏義此章安集時也

通解此章劬勞就版築上說與上章不同

講意古人築室以垣墻為先百堵言築室之多也

六帖下章悲中寓喜二章喜不忘悲○唐應德曰爰及矜人哀

此鰥寡彼一時也安知今日之及此乎雖則劬勞其究安宅此

一時也寧復向日之可哀乎

麟按碑意亦四句止集傳澤叶徒維及宅叶達各反古義麀韻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比也流民以鴻雁哀鳴自比而作此歌也推知宣示也知者聞

我歌知其出於劬勞不知者謂我閒暇而宣驕也韓詩云勞者

歌其事魏風亦云我歌且謠不知我者謂我士也驕木抵歌多

出於勞苦而不知者常以為驕也

釋文：本又作發聲也。

疏義：前二章以鴻雁興之子，此鴻雁而不言之子，則以彼而此也。此章言作詩所以告也。

通解：王氏曰：維此哲人，謂我劬勞者，以我于征于垣為劬勞也。不是此劬勞，只與于征之劬勞相應。二章雖曰劬勞終是喜幸之意。

講意：二句截哀鳴二字極重。

六帖：鴻雁聲哀，故三章以為比。

說通：哲人暗指宣王，是相形語，不必追論厲王。

鴻雁三章章六句。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

美宣王也，因以箴之。

賦也。其語辭中央也。庭燎，大燭也。諸侯將朝，則司烜以物百枚。

并而束之，設於門內也。君子，諸侯也。將將，鸞鑣聲。○王將起，

朝不安於寢，而問夜之早晚，曰：夜如何哉？夜雖未央，而庭燎光

矣。朝者至，而聞其鸞聲矣。

鄭箋：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

釋文：鄭云：在地曰燎，執之曰燭。又云：樹之門外曰大燭，於內曰

庭燎，皆是燎，眾為明。

孔疏：庭燎者，樹之於庭，燎之為明。是燭之大者。秋官司烜云：邦

之大事，供養燭庭燎。注云：樹於門外曰大燭，門內曰庭燎。不同

者，以彼燭燎別文，則設非一處。庭燎以庭名之，明在門內，故以

大燭為門外，其散則通也。庭燎之差，公蓋五十，侯伯子男皆三。

十是天子庭燎用百古制朱得而聞要以物百枚并而纏束之
今則用松葦竹灌以脂膏也

呂記王氏曰設庭燎者謂將朝也光者燎盛也

嚴緝鸞聲將將蓋來者多而其聲揚也

疏義司爐之炬音毀以物云者即松葦之屬鄭氏以古制未聞
故謂之物則意度之爾束之以百則大五十三則以次而小
也

六帖夜未央庭燎之光上句是詰問之詞下句是想像之詞其
交接處委曲圓轉妙不可言正如明珠走盤春鸞轉舌着一雖
字便非玄解

古義漢儀中黃門持五夜甲乙丙丁戊相傳未幾衛士鷄鳴

謂鷄鳴歌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晰晰君子至止鸞聲噦噦

賦也艾晝也晰晰小明也噦噦近而聞其徐行聲有節也

釋文艾鄭音刈晰本又作晰之世反

嚴緝晰晰然其光漸小

大全臨川王氏曰其光衰也

通解此詩皆一時語無再問三問之說安成劉氏說差蓋心當
恐晚故愈問而愈盛也近而聞其餘行聲有節者疏義曰始猶
稍遠至此則加近矣

夜如何其夜鄉晨庭燎有輝君子至止言觀其旒
賦也鄉晨近曉也輝火氣也天欲明而見其烟光相雜也旒至

而觀其旂則辨色矣

鄭箋上二章聞鸞聲爾今夜鄉明我見其旂是朝之詩也朝禮

別色始入

嚴緝玉藻云朝辨色始入君日出而視之

語類時舉說庭燎有燿曰燿火氣也天欲明而見其燿光相雜

此是吳才老之說說此一字極有功也

麟按太全暉許云反集傳音熏旂叶渠斤反

庭燎三章五句

增釋許氏曰此固王者勤於視朝之詩可見卧不安席中

夜以思惟恐時之後也是以及時視朝而號令嚴肅執事

者恪恭陳列以時百官之入朝者亦皆先時而至而車服

威儀莫不和整以俟聽朝終篇未嘗言王之勤而勤勞之

意自見於言外矣

麟按詩傳聞曰舊說此詩以為一問再問三問然則宣王

非果問夜不過枕上驗詩三首耳又豈是夜則問之續續

而他夜不盡然乎蓋王者憂勤臥不安席惟恐朝常之失

故嘗瞿然而問詩人述其意以成章然自未央至向晨自

聞鼓至辨色作詩次第自應如此若將景色倒敘豈成文

理或又謂視朝必待辨色而問夜已始於未央進鏡退速

非可繼之道則幾於說夢矣亦是

河彼流水朝宗于海孰彼飛集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

肯念亂誰無父母

規宣王也

興也。沔水流滿也。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此憂亂之詩。言流水猶朝宗於海，飛隼猶有所止，而我之兄弟諸友，乃無肯念亂者，誰獨無父母乎？亂則憂或及之，是豈可以不念哉？孔疏春見曰朝，二句，太宗伯文也。臣之朝君，猶水之趨海，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疏義朝宗於海，知所向也。隼飛或止，知所止也。○物者，有知人不知物，故以起興。○親疎遠近，皆無肯念亂者，詩人所以深憂之也。

通解當安。危。利。菑。之餘。動之以天。經地義之切。講意此與下章皆以兩事興一事。麟按此下二章雖皆兩事興一事，然是四句興四句也。與南山

有臺體例畧同。但彼以兩事興兩事，較整耳。集傳海。叶。虎。消。反。友。叶。羽。軌。反。毋。叶。蒲。洧。反。○兩事興兩事，整詞也。兩事興一事，層復不已之詞，所以深致其決也。

○涉彼流水，其流湯湯。就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殫，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興也。湯，波流盛貌。不殫，不循道也。載起，載行。言憂念之深，不遑寧處也。弭，止也。水盛隼揚，以興憂亂之不能忘也。

蘇傳湯，無所入也。飛揚，無所止也。

疏義水方盛而未殺，隼方揚而未止，憂念方來而未息。此皆理勢之不可遏者，故用彼字相呼而為興也。○此章不殫者，致亂之由。下章我友敬者，止亂之本。

麟按集傳行叶戶郎反。○前章反與此正興。

○就彼飛車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敢矣謔言其興與也率循訛為懲止也。○隼之高飛猶循彼中陵而民之訛言乃無懲止之者然我之友誠能敢以自持矣則謔言何自而興乎始憂於人而卒反諸己也。

疎義循彼中陵言不精絕曠遠知自過也。○隼不自縱人乃縱謔亦以人不如物起興。○我友必指在位者蓋邦人諸及中之一人也。

通解能自持以敬則已無可謔之事人無可謔之機故謔言無自而興始憂於人人字指訛言之民非指兄弟邦人諸及卒反諸己謂吾及各人當反求諸己非專指自己也。

講意自我視彼為訛言自彼毀我為謔言。

麟按此章以兩句興兩句至四句截亦反興也。

汚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疑當作三章章八句卒章脫前兩句耳。

大全定字陳氏曰始念亂而憂及父母終憂讒而欲以反身憂念之中不忘孝敬詩人忠厚之意也。

麟按魯詩世學末章之首有汚彼沔水東灌于瀛二句注云灌衆沔邊走之兒東海曰瀛必是附會。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穉他山之石可以為錯。

此也鶴鳥名長頸竦身高脚頂赤身白頸尾黑其鳴高亮聞八

誨言王也

九里阜澤中水溢出所為坎從外數至九喻深遠也澤落也錯
 礪石也○此詩之作不可知其所以然必陳善納諫之辭也蓋
 鶴鳴于九臯而聲聞于野言誠之不可揜也魚潛在淵而或在
 于渚言理之無定在也園有樹檀而其下維檀言愛當知其惡
 也他山之石而可以為錯言憎當知其善也絲是四者引而伸
 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理其庶幾乎

疏義四者皆舉以為例○四者雖有不同惟能明善誠身而
 不蔽於私者處以無雜矣

輯錄曹氏曰天下之理散於萬事若能反於身而求之觸類而
 長之未有不可為吾之益者也鶴鳴所以喻誠身魚潛所以喻
 明理檀擇石錯又所以正人心好惡之偏因物而推皆可以

求諸身者也解頤曰知誠之不可揜則知念慮方萌而鬼神已
 知形迹欲掩而肺肝已見所以不可無誠身之功也知理之無
 定在則知事有精粗而理無精粗事有大小而理無大小所以
 不可無明善之功也知愛當知其惡憎當知其善則知親愛賤
 惡之不可以或偏哀矜教情之不可以自恣所以於應接之間
 尤不可不去其私欲之蔽也能是教者則知行茲進而明誠兩
 立好惡不偏而人已兼盡其於治天下不難矣此所以為陳善
 納諫之辭也與○九臯釋文曰韓詩云九臯九折之澤漢氏曰
 澤曲曰臯見楚辭注澤落呂叔與曰落葉穢雜

大全應源輔氏曰然不正言其事而必比物而為言者正所謂
 諷刺上者皆不主于政事而主于文詞不以正諫而托物以諫

也。講意通篇既是託喻正意只可繳內以已意說出若以注語今貼每段之下則非詩人本指。錯字說言砥礪之用亦不必專就至說有礙下章。

六帖按鶴軒前垂後脚青黑朱頂白身長頸稠尾頸異有黑尾則未嘗黑也錄以証疏傳之誤。

麟按集傳野上與反則與渚為一叶下釋與錯又為一叶第三條多一句亦是樂彼之園爰有樹檀二句為一句也雖集傳園又叶檀而子先從之然頗不忍。據疏澤者水之所鍾故知澤中水溢出所為坎自外數至九於時澤有然者故作者舉之以喻深遠則九臯非一定之名也又說文淵甲水也列子九淵幾

同然管子云水出地而不涿者命之曰淵李蕭遠云水通之為淵塞之為淵荀子云積水成淵與潛字意較合江汜注渚山淵也水岐成渚即魚泳游之處也。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皮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此也穀一名楮惡木也攻錯也。○程子曰王之溫潤天下之至美也石之麤厲天下之至惡也然兩玉相磨不可以成器以石磨之然後玉之為器得以成焉猶君子之與小人處也非正解橫逆侵加然後脩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而義理生焉道德成焉吾聞諸節子云。

釋文穀說文云楮也從禾穀聲非從禾也。

孔疏以上檀樺類之。孔其上善下惡故知穀惡木也。陸璣疏云幽州人謂之穀。秦荆揚人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楛。殷中宗時素穀共生是也。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為布。又楛以為紙。

麟按此章四條皆進一層以為變化。穀詩緝本作穀從德明引說文從禾非從禾語也。然洪武正韻五穀之穀作穀以為從穀從禾。雜穀之穀作穀以為從穀從禾。則說文解當爾詩緝竟作穀者誤。○字彙雜穀字或又作穀俱收木部。五穀字另作穀收禾部。與洪武正韻同韻。瑞又引說文云五穀之穀或從米作穀。

鶴鳴二章章九句

形弓之什十篇四十四章二百五十九句

疑脫兩句當為二百六十一句

祈父之什一之四

刺宣王也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賦也。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申故以為歸。酒誥曰圻父薄違是也。予六軍之士也。或曰司右常賁之屬也。爪牙鳥獸所用以為威者也。恤憂也。○軍士終於夕役。故呼祈父而告之。曰予乃王之爪牙。汝何轉我於憂恤之地。使我無所止居乎。

鄭箋以司馬也。時人以其職疏之。故曰祈父。書曰若疇圻父謂司馬也。司馬掌祿士。故司士屬焉。又有司右主勇力之士。轉移也。以勇力之士責司馬之辭也。我乃王之爪牙。爪牙之士當為王閑守之衛。女何移我于憂。使我無所止居乎。六軍之士出自

六卿法不取于王之爪牙之士

孔疏若疇圻父亦酒誥文也彼注云順疇萬民之圻父圻父謂司馬主封畿之事與此同意也定本作若疇誤也司馬掌祿士故司士之官屬焉是爵祿黜陟司馬也其屬又有司右之官主勇力之士故爪牙屬司馬也常賁氏下大夫二人其屬者常士八百人其職云常賁氏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軍旅會同亦如之舍則守王閑王在國則守王宮國有大故則守王門注云舍王出所止宿處閑棹極也然則為王閑守乃是常賁之屬非司右勇力士也此言當為王守衛者周禮司右虎賁連官耳常賁掌虎士司右掌勇士常賁之徒既為宿衛則司右之徒亦為宿衛矣司士正朝儀之位虎士在路門之右大右在路門之左

大右則司右也虎士言其徒不言其官大右言其官不言其屬明司右與常賁氏俱率其屬以衛王互文以相明也六軍之士出自六卿法不取王之爪牙之士小司徒職曰乃頒以法於六卿之大夫使各登其卿之衆寡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起軍旅又曰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出自六卿也掌封畿兵甲當作畿字古者新圻畿字得通用故此作新尚書作圻嚴緝無所止居謂使之從征在外無定居也

孫義圻父薄蓬者謂圻父迫逐違命之人
輯錄所與畿通父亦與甫通說文男子之美稱亦謂專之也
大全董氏曰司馬之屬有司右虎賁旅賁皆奉事王之左右者

也故司右曰凡國之勇力之士能用五兵者屬易虎賁曰掌先
後王而趨以卒伍旅賁曰掌執戈盾夾王車以所謂爪牙者也
○張子曰禁衛天子之爪牙而使之遠戍所謂轉予於恤也古
人容易出一句使不可及詩人造理深其辭儘難學

麟按集傳牙叶五胡反 三禮解詁云虎賁者猶今侍衛親兵
王不出則虎賁不出禁衛之兵不在六軍之內又尚書酒誥文
矧惟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蔡傳况爾之疇匹而
位三卿者若圻父迫逐違命者乎若農父之順得萬民者乎若
宏父之制其經界以定法者乎圻父政官司馬主封圻農父教
官司徒主農宏父事官司空主廊地居民謂之父者尊之也其
解悉同但箋傳云若疇圻父而集傳云圻父薄違則似以集傳

為正且因以即知謂司馬圻父古有以名亦非杜撰也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

賦也爪士爪牙之士也底至

嚴緝靡所底止謂遠戍而行役未已

麟按今士止俱在四紙韻

祈父實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饗

賦也實誠尸主也饗穀食也言不得奉養而使母反至勞苦之
事也 ○東萊呂氏曰越勾踐伐吳有父母者老而無昆弟者皆
遣歸魏公子無忌救趙亦令獨子無兄弟者歸養則古者有親
老而無兄弟其當免征役必有成法故責司馬之不聰其意謂
此法人皆聞之汝獨不聞乎乃驅吾從戎使吾親不免薪水之

勞也責司馬者不敢斥王也

祈父三章章四句

序以為刺宣王之詩說者又以為宣王三十九年戰於千
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故軍士怨而作此詩東萊呂氏
曰太子晉諫靈王之詞曰自我先王厲宣幽平而貪天祿
至于今未弭宣主中興之主也至與幽厲並數之其詞雖
過現是詩所刺則子晉之言豈無所自欤但今攷之詩文
未有以見其必為宣王耳下篇放此

輯錄千畝索隱曰地名在河西介休縣姜氏之戎韋昭曰
西夷別種四岳之後也

太全慶源輔氏曰上兩章言我乃王之爪牙汝何轉我於

憂恤之地使我無所止居如與則是自戕其上之衛末章
言汝乃驅吾從戎而使吾親不免薪水之勞如與則是不
體其下之情其言之序亦先公而後私也不戕其上之衛
則上得以安必體夫下之情則下不忘其效勿踐無忘之
事其用兵猶有古之遺法自秦而下不復如此矣○豐城
朱氏曰先王之制諸侯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討
之王室有故則方伯連帥以諸侯之師救之司馬所掌討
圻之兵甲不過衛王室而已此詩前二章責司馬不當以
王之爪牙而遠從征役後一章責司馬不當以國之孤子
而遠從征役使王而自棄其爪牙則謂之不智使司馬棄
王之爪牙則謂之不忠至於使孤子之無以為養則又謂

大夫刺宣王也

之不仁一事而三失其具其刺之也空哉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賦也皎皎潔白也駒馬之未壯者謂賢者所乘也場圃也繫絆
其足維繫其鞵也永久也伊人指賢者也逍遙遊息也○為詩
詩者以賢者之去而不可留也故託以其所乘之駒食我場苗
而繫維之庶幾以永今朝使其人得以於此逍遙而不去若後
人留客而投其轄於井中也

嚴緝疏曰僖二十八年左傳云韞鞞鞅絆杜預注云在臂曰韞
在胸曰鞞在腹曰鞅在後曰絆韞鞞鞅絆音憲引養半○穀之
始生曰苗草之類始生亦曰苗本草多言春夏采苗是也場圃
同地言圃中之苗則菜茹之嫩者猶今言菜秧冰禾苗也○后以

緝錄漢書陳遵字孟公每大飲輒閉門乳客車轄投井中雖有
急終不得去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賦也藿猶苗也夕猶朝也嘉客猶逍遙也

通解夕非朝也注言夕猶朝者同為轄之轄也藿非苗也注言
藿猶苗者同為已之物也嘉客之義非逍遙也注言猶逍遙者

又不過同為我留之意也玩三猶字只重其意思上下相同身
耳非謂其義亦同也

麟按說文曰藿木之少也於焉嘉客猶言有嘉客亦佳句集傳
夕叶祥禽反客叶克各反

詩經說文

卷十三 小雅

載集傳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道忠。賦也。賁然，光采之貌也。或以前說為正。思，語詞也。爾，指乘駒之賢人也。慎，勿過也。勉，女決也。道，思猶言去意也。○言此乘白駒者，若其肯來，則以爾為公，以爾為侯，而逸樂無期矣。猶言橫來大者，王小者，侯也。豈可以過於優游，決於道思，而終不我顧哉。蓋愛之切，而不知好爵之不受，縻留之苦，而不恤其志之不得遂也。

太全壘山謝氏曰：賁人，所過之地。山川草木皆有精采，蓬戶華門皆有輝華。○史記田穰故齊王族自立，為齊王，戰敗入居海島。漢高帝遣使召之，曰云云。○安成劉氏曰：蓋謂之大者是玉，小者是侯，招橫使來也。

麟按：以與下章又設為去就之兩端，以形容之。辭慎爾勉爾，皆強之之語也。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爾音，而有遐馭。賦也。賢者必去，而不可留矣。於是歎其來，白駒入空谷，束生芻以秣之，而其人德美如玉也。蓋已邈乎，其不可親矣。然猶冀其相聞而無絕也。故語之曰：毋貴重爾之音，散而有遠我之心也。

嚴緝：空谷，寂寞無人之極也。芻，刈草也。俗作芻。今日生芻，新艾之草，所謂青芻也。○言賢者遠逝，在於無人之空谷，所謂寬閑之野，寂寞之濱也。其飼馬以新刈生草一束而已，無穀以秣之。

刺宣王也

然其人則如玉也杜詩與奴白飯馬青芻則以草新刈而青者為愛客之厚此詩則以生芻見賢者之處淡薄其意各有所主季文子無食粟之馬唐人詩官清馬骨高山谷詩貧馬百賸蓬一豆皆因馬以見久也落音閑又音覓牛馬食餘草節講意注中歛字語字糞字自詩人說乘字入字秣字自賢者說麟按爾音只穀間相通以示勿絕非必又望其經濟山林而預人家國也

白駒四章章六句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此也穀木名穀善旋回復反也○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作此

詩託為呼其黃鳥而告之曰爾無集于穀而啄我之粟苟此邦之人不以善道相與則我亦不以於此而將歸矣

六帖善道即患難相救恤之意

麟按黃鳥三句斷指故國此邦處方有轉折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吾諸兄

此也

麟按不可與明東萊曰不足言知其緩急休戚華谷曰言以橫逆如已不可與之求明白也俱通然華谷較有與字集傳明叶謨即反兄叶虛主反古義陽韻

○黃鳥黃鳥無集于榘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

復我諸父

此也

麟按太全父扶南反古義鷹韻

黃鳥三章章七句

東萊呂氏曰宣王之末民有失所者意在國之可居也及其至彼則又不若故鄉為故思而欲歸使民如與亦異於還定安集之時矣今按詩文未見其為宣王之世下篇亦然

刺宣王也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戒畜復我邦家賦也樗惡木也婿之父婦之父相謂曰婿姻畜養也○民適異國依其婚姻而不見牧郵故作此詩言我行於野中依惡木以

自蔽於是思昏姻之故而就爾居而爾不我畜也則將復我之邦家矣

孔疏七月云采荼薪樗唯取新之惡木也

呂記李氏曰樗者不才之木也

麟按集傳家叶古胡反古義魚韻

○我行其野言采其遂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賦也遂牛類惡菜也今人謂之羊蹄菜

嚴緝陸璣曰遂似蘆葍而葉長可齧為茹○曹氏曰遂蒿皆野

○我行其野言采其蒿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以富亦祗以異賦也蒿蒿惡菜也特匹也○言爾之不思舊姻而求新匹也雖

實不以彼之富而厭我之貧亦祇以其新而異於故耳此詩人責人忠厚之意

呂記陸璣曰蓄幽州人謂之當燕其根正白空著熱灰中溫散之饑荒之歲可蒸茹以禦饑

大全慶源輔氏曰人之常情有不得已求依親舊而不見收卹則怨怒形於色辭苛責痛詆無所不至而此詩但言爾不我富則復我邦家而已至其末章則又原其情實而歸之忠厚焉此情性之正而詩之所謂可以怨者於此見矣

說通婚姻之故四字最重以婚姻之故而相就非我之無耻也以婚姻之故而不見恤見彼之薄也絕富散貧薄俗之大喜新忽故人情之常詩人抑揚其辭亦加入微罪之意

麟按集傳蓄叶華力反異叶逸織反大全成論語作誠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王氏曰先主躬行仁義以道民厚矣猶以為未也入建節置師以孝友睦婣任卹不行教民為其有父母也故教以孝為其有兄弟也故教以友為其有同姓也故教以睦為其有異姓也故教以婣為鄰里鄉黨相保相愛也故教以任相親相救也故教以恤以為徒教之或不率也故使官師以時書其德行而勸之以為徒勸之或不率也於是乎有不孝不睦不婣不弟不任不卹之刑焉方是時也安有如此詩所刺之民乎

詩經說約卷之十三

詩經說約

卷之十三

詩經說約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詩經說約卷之十四

太倉顧夢麟纂述

常熟楊 彞象訂

宣王考室也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賦也秩秩有序也斯此也干水涯也南山終南之山也苞叢生而固也猶謀也○此築室既成而燕飲以落之因歌其事言此室臨水而面山其下之固如竹之苞其上之密如松之茂只言居是室者兄弟相好而無相謀則頌禱之辭猶所謂聚國族於斯者也張子曰猶似也人情大抵施之不報則較故思不能終兄弟之間各盡已之所宜施者無學其不相報而廢恩也君臣

詩經說約

卷之十四

宣王

父子朋友之間亦莫不用此道盡已而已愚按此於文義或未必然然意則善矣或曰猶當作尤

巖緝疏曰說文云釁血祭也雜記下云成廟則釁之其禮雍人拭羊升屋自中屋南面割羊血流於前乃降是釁廟禮也雜記云路寢成則考之而不釁注云設盛食以落之○長樂劉氏曰南山鎬京之陽終南之山也

輯錄陳氏曰聚國族燕集國賓聚會宗族頌者美其事而祝其福禱者祈以免禍也

太全廬陵歐陽氏曰古人成室而落之必有稱頌禱之言如記檀弓晉獻文子成室張老曰美哉輪焉美哉奐焉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於斯君子謂之善頌善禱者是矣○慶源輔氏曰

言兄弟相好者恐與義肅二章同意天子諸侯繼立多與兄弟相疑忌所以祝其相好而無相謀也

講意水即豐水斯干南山皆在前斯干在內而近居故曰臨南山在外遠而可見故曰面臨水面山亦重在築室之美上

六帖兄弟三句當就居室上發式相二句勿涉戒意○秩秩甲句總形容其外景約之以下三章細形容其內美

麟按干山一叶苞茂好猶一叶集傳苞補苟反茂莫口反好許厚反借余父反是也字彙又曰猶又尤救切音宥又猶豫之猶

洪武正韻亦收十九宥內苞叶補苟則字彙音標太雅實方實苞並同○古義秩毛見云本再生稻之名借為秩序字重言秩秩者毛傳云流行也徐錯云有序貌兼此二義方明言其流之

有序也。竹言根本叢緻。松言枝葉繁茂。言其本茂言其末
似續也。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賦也。似嗣也。妣先於祖者。協下韻爾。或曰。謂姜嫄有稷也。西南
其戶。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東者。西其戶。在北者。南其戶。猶言
東南其敵也。爰於也。

毛傳。西南其戶。言西鄉戶。南鄉戶。

呂記。王氏曰。築室百堵者。言廣且多也。

麟按。言戶。或可舉東南。以該西北。故則無西其敵。北其敵之說
矣。集傳益本孫毓然誤。六帖此章五句皆一韻。戶。大。全。胡。五
反。

○約之閣閣。檠檠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君子攸攸芋。

賦也。約束板也。閣閣。上下相乘也。檠檠也。檠檠。柝聲也。除。亦去
也。無風雨鳥鼠之害。言其上下四旁皆牢密也。芋。尊大也。君子
之所居。以為尊且大也。

大全濮氏曰。此以下。由外而內。由牆垣而堂寢。次第當然也。

安成劉氏曰。此章言其牆壁之美。而為君子尊大之居也。蓋古
人築垣為壁。堂上東西牆謂之序。室房及夾室謂之墉。堂下謂
之辟。謂之墻。其實一也。隨所在而異其名。考於儀禮可見。

六帖。天子無二上。故曰尊。天子大一統。故曰大。以為尊且大。
要玩以為二字。不就室上說尊大也。

麟按。築垣墉。即是築室。諸說家皆然。亦是不然。上下四旁上字。
君子所居居字。便無着處。但下兩章之堂室。則又於中細分之。

耳鴻雁百堵皆作亦即是言築室可以類見○六帖此章亦欲
五句皆作一韻然集傳芋叶平遇反則閣索為一韻除去芋又
為一韻未嘗不直○古義亦云閣索藥韻除去芋却韻

○如改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斿

賦也改竦立也翼故也棘急也矢行緩則枉急則直也革變翼
雉齊升也○言其大勢嚴正如人之竦立而其然翼翼也其廉

隅整飭如矢之急而直也其棟宇峻起如鳥之警而革也其檐
阿華采而軒翔如翬之飛而矯其翼也蓋其堂之美如此而君

子之所升以聽事也

鄭箋伊雝而南雉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

呂記如翬斯飛覆以瓦而加丹腹有文采而勢審舉也

巖緝釋文用改脚跟不著地疏曰竦此臂翼然今日如論語翼

如也之翼入舉腫則竦臂翼然如鳥舒翼也

說通四如字是形容不是辭喻

麟按大勢巖言廉者器之按隅者器之角在堂則亦言堂四角

也棟者脊柱字皆室之四垂簷者屋之前後正簷阿者棟邊飄

出側簷○躋集傳音齋寔與飛叶上翼棘革另叶然文勢四句

截而第三句作轉頗不便六帖亦欲作五句一韻是也但字書

無攷姑闕

○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其正噦其冥君子攸寧

賦也殖平正也庭宮寢之前庭也覺高大而直也楹柱也噲

噲猶快也正向前之處也噦噦深廣之貌冥與突之間也言

是夢也

太全漢氏曰莞又名燈心草生池澤中下莞則鋪席其上則竹
筲之簟所以覆席

通解乃占我夢猶言記夢與下占字不同

麟按維熊二句只敘不議方留下地集傳寢于簡反與簟叶夢
彌登反與興叶蛇于其反與罷叶凡三轉韻維何句喝過○名
物疏詩義疏云熊能攀援上高樹續按神記云熊無穴或居木
樹孔中圖經云熊形類犬豕而性輕捷墨客揮犀云熊於山中
行數十里悉有蛰伏之所埤雅云熊之擊搏先伏而後動字說
云熊強毅有所堪能而可以其物火之罷亦熊類而又強焉然
可罔也雅翼云熊入足黑色革厚筋驚獵者刺其革不可得入

隨有膏膜之埤雅云罷似熊而大堅中從自能緣能立爾雅
翼云獵者云罷熊之雌者力尤猛柳宗元稱鹿畏獾獾畏虎虎
畏罷罷之狀被髮人立絕有力○埤雅云他狀似蛇而小銘曰
為他弗推為蛇奈何以此故也

○大人占之維熊維罴男子之祥維蛇維龍女子之祥

賦也大人太卜之屬占夢之官也熊罴陽物在山疆力壯毅勇
子之祥也他蛇陰物穴處柔弱隱伏女子之祥也○或曰夢之
有占何也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故畫之所為夜之所
夢其善惡吉凶各以類至是以先王建官設屬使之觀天地之
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獻吉夢贈惡夢其
於天人相與之際察之詳而敬之至矣故曰王前巫而後史宗

祝馨備皆在左右王中心無為也以守至正
蘇傳熊羆毛物陽之祥也也蛇鱗物陰之祥也

麟按此章首句喝過下兩之祥以同字相叶下四句太人占之
之辭也○圈外注觀天地之會至贖惡夢皆周禮文王前巫至
守至正皆禮運文王中句心無為也句太卜之屬有占夢無太
人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美之璋其泣嗶嗶朱芾斯皇
室家君王

賦也半圭曰璋嗶嗶大聲也芾天子純朱諸侯黃朱室猶煌煌也
君諸侯也寢之於牀尊之也衣之以裳服之盛也美之以璋
尚其德也言男子之生於是室者皆將服朱芾煌煌然有室有

家為君為王矣

孔疏知璋半圭者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祀天兩圭有邸以祀地
圭璧以祀日月璋邸射以祀山川從上而下遞減其半故知半
圭曰璋芾所以明尊卑雖同色而有差降乾鑿度以為天子之
朝朱芾諸侯之朝赤芾朱深於赤對文則朱赤深淺有異散之
則皆謂之朱故天子純朱明其深也諸侯黃朱明其淺也舉其
大色皆得為朱芾也

呂記王氏曰其泣之美亦所以為吉祥故羊食我之生也聞其
聲者知其滅羊吾氏也

嚴緝東坡賀人生子詩云試教啼看定何如今人以兒初生啼
聲長而大為福壽○今考太宗伯以赤璋禮南方注云圭銳象

春物初生半圭曰璋象夏物半死然則圭之體銳璋則圭體之半也一圭中分則為二璋也瓚有圭瓚璋瓚瓚也。以圭璋為瓚之柄以裸於宗廟有璋玉以禮神及朝聘以為瑞鄭以棖棖奉璋為璋瓚郊特牲灌以圭璋是璋瓚亦名璋此生男弄璋必不用祭龜之璋瓚當止是璋玉也。

增釋許氏曰初生之子未能勝衣襁褓而已今不獨衣之衣又必衣之裳者服之備也所以期其成人也故曰服之盛也。

通解美之以璋尚其德也尚尊也其德男子之德也言美之璋者所以尊其德也期其如此也。

說通詩故云弄璋南面之象也有室有家正指婚姻之室家言與君主對看。

麟按璋高皇帝御諱今文通作璋。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楊載美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論惟。

賦也楊梅也瓦紡埴也儀善雅憂也。○寢之於地甲之也衣之以祿即其用而無加也美之以瓦習其所有事也。有非非婦人也有善非婦人也。蓋女子以順為正無非足矣。有善則亦非其吉祥可願之事也。唯酒食是議而無遺父母之憂則可矣。易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而孟子之母亦曰婦人之禮精五飲寡酒採養舅姑縫衣裳而已矣。故有閨門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此之謂也。

疏義祿縛兒被也小兒初生所必用者男子則加裳以飾之女

子則不復加飾但即其所常用而已

輯錄黃氏曰今所見紡無用塼者而瓦亦與塼為一物恐風俗古今不同爾嘗見湖州婦人皆以麻線為業人各一瓦覆膝而索麻線於其上歲久瓦率成坎古亦豈有此事而詩人因指之與

語類瓦紡塼也紡時所用之物舊見人畫列女傳漆室乃手執

一物如今銀子樣意其為紡塼也然未可必

六帖寢之於地卑之也乃天尊地卑之義非謂卑賤

麟按上章牀崇墻隍皇王此章地揚瓦儀議雁皆下韻集傳瓦

叶魚位反儀叶音義雁叶音嚴

斯于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宣王考牧也

舊說厲主既流於燕官室北壞故宣王即位更作宮室既成而落之今亦未有以見其必為是時之詩也或曰儀禮下管新宮春秋傳宋元公賦新宮恐即此詩然亦未有明證

疏義下管與升歌對出燕禮與太射儀

輯錄注云笙奏也又云吹蕩以布新宮之樂

太全朱子曰儀禮曰下管新宮大射儀曰乃新宮三終李

寶之云昭公二十五年宋公享叔孫昭子賦新宮或謂即

斯于詩慶源輔氏曰若以儀禮之下管新宮當之則此

詩非宣王之詩矣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犝爾羊來思其角載

詩經

卷十四

賦

澦爾牛來思其耳溼溼

賦也。黃牛黑唇曰犛。羊以三百為羣。其羣不可數也。牛之犛者九十。非犛者尚多也。聚其角而息澦澦然。同而動其耳溼溼然。王氏曰：澦澦，和也。羊以善觸為慮，故言其和。謂聚而不相觸也。溼溼，潤澤也。牛病則耳燥，安則潤澤也。此詩言牧事有成，而牛羊衆多也。

釋文：犛，本又作犛。澦，本又作澦。同。本又作澦。亦作澦。郭注：爾雅云：食已復出嚼之也。

孔疏：羊三百頭為羣，故一羣有三百，不知其羣之有多少也。犛者九十頭，在知犛者有九十，亦不知其不犛者之數也。大全董氏曰：三百維羣以羣計也。九十其犛以犛計也。黑唇為

犛，則黑皆為犛。黑耳為羣，亦各以其數也。皆音初。犛音袖。犛音尉。

通解言誰謂者起前自既無其羣不可數與非犛者尚多二句。乃朱子據本文言羣言犛而推之云然不是詩人本等口氣。本帖徐士彰曰：爾羊來思四句正言牛羊之多，亦不必他求。只把角之澦澦耳之溼溼一想像其形容，則牛羊衆多之景象瞭然在目矣。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蓂何斨或負其斨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賦也。訛動何揭也。蓂筮所以備雨。三十維物齊其色而別之。凡為色三十也。言牛羊無驚畏而牧人持兩具齎飲食從其所

適以順其性。是以生養蕃息。至於其色無所不備。而於用無所不有也。

疏義如祭四方之神。而各用其方色之牲。則五色各有所用。色備如此。隨用而足。

麟按集傳池叶唐何反。物叶微律反。具叶居律反。意蓋以阿池允誥為一韻。物具又為一韻。然六帖又以阿池訛為一韻。饌具為一韻。不知其說何居也。愚意此章上六句亦各以三句為一連。則但云訛饌為一韻。而物具依集傳又為一韻。轉換方合。又古韻饌字本可與孚符等字為叶。物字本可與制摯等字為叶。則雖不云微律居律似亦無妨。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漙以漙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

賦也。羸曰薪。細曰蒸。雌雄禽獸也。矜矜兢兢。堅強也。騫。虧也。崩。羣疾也。肱。臂也。既盡也。升。入牢也。○言牧人有餘力。則出取薪蒸。搏禽獸。其羊亦馴擾。從入。不假筆楚。但以手麾之。使來則畢。來使升。則既升也。

疏義堅強猶曰壯盛少損曰騫全壞曰崩不騫不崩猶言無損壞也。羊有疾輒相汗故曰羣疾。

大全臨川王氏曰言羊而不言牛者羊善耗敗則牛可知也。通解畢來就在野言與入牢對。

麟按集傳雄叶于陵反。則此章上六句亦三句一連也。○六帖又言羊性至燥故麾股二句亦獨以羊言。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旒維旗矣太人占之衆維魚矣實維豐年旒維旗矣室家濔濔

賦也占夢之說未詳濔濔衆也或曰衆謂人也旒邠野所建統

人少旒州里所建統人多蓋人不知魚之多旒所統不知旒所

統之衆故夢之乃是魚則為豐年旒乃是旗則為久衆

六帖徐士彰曰衆維魚旒維旗只是恍惚所見如是非似入實

魚似旒實旗之謂也亦非入變為魚旒變為旗之謂也兩言可

謂曲盡夢中情狀

說通豐年室家二句亦以其意言之若沾滯言之則愚矣

麟按集傳年叶尼因反字彙音寧與正是國人胡不萬年同

周禮司常職云州里建旗縣鄙建旒鄭注州里縣鄙鄉遂之官

五約言之鳥隼象其勇捷也龜蛇象其扞難辟害也又大司馬

職云邠野載旒百官載旗鄭注邠謂鄉遂之州長縣止以下也

野謂公邑大夫載旒者以其將羨卒也百官卿大夫也載旗者

以其屬衛王也禮書云司常大閱州里建旗州里之常司馬治

兵百官載旗一時之事然多寡義未明

無羊四章章八句

太全東萊呂氏曰以斯于無羊之卒章觀之所願乎上者

子孫昌盛所願乎下者歲熟民滋皆不願乎其外也

本帖記曰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此詩若止三章則一庶

人之富已耳有後一章便闕天下國家之大

麟按斯于落成無羊考攷然未段各以占夢結束是文人

自計活路處子瞻亦僻之道士蓋出於此○此篇形容枚
事之成每在言外亦所謂如燈取影橫見側出文筆之至
妙者也

家父刺幽王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心如惛不敢戲談國
既卒斬何用不監

興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貌師尹大師尹氏也太
師三公尹氏蓋吉甫之後春秋書尹氏卒公羊子以為譏世卿
者即此也具俱瞻視快懽卒終斬絕監視也○此詩家父所作
刺王用尹氏以致亂言節彼南山則維石巖巖矣赫赫師尹則
民具爾瞻矣而其所以為不善使入憂心如火燔灼又畏其威而
不敢言也然則國既終斬絕矣汝何用而不察哉

孔疏尚書周官云大師太傅大保茲惟三公下云尹氏大師是
尹氏為大師也孝經注以為家宰之屬者以此刺其尊恣是三
公用事者明兼家宰以統羣職

大全慶源輔氏曰以南山之高峻興師尹位望之尊崇以見空
既重則責亦深固不可以冒處而竊據也憂心如惛憂之甚也
不敢戲談畏其威也戲談猶且不敢而况敢正言其失直指其
非乎小人而居高位縱欲戕理以致禍亂其終未有不屬威肆
虐以籍人之口者然國既終將斬絕矣汝何用而不察哉蓋事
已至此而在家父則又有不得而不言者也○華谷嚴氏曰竊
京面對終南故以所見起興

說通曰不敢戲談見當時防川監道路以目景象蓋小人欲

其不平之政未有不先作威後以沮人之議論者也。獨如國
 家何哉。卒斬此時未斬也。以若所為略無變計終必至於斬耳。
 麟按此章正與四句截然以憂心如按竟接民具爾瞻語意蘊
 蘊之甚。注補而其所以為不善一句豈不可以解詩要以入詩非
 也。下凡朱註用補句者類然。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薦瘥喪亂弘多
 民言無嘉憯莫懲嗟

興也有實其猗未詳其義傳曰實滿猗長也箋云猗倚也言草
 木滿其旁倚之狀谷也或以為草木之實猗猗然皆不甚通薦
 荐通重也瘥病弘大憯曾懲創也。節然南山則有實其猗矣
 赫赫師尹而不平其心則謂之何哉蘇氏曰為政者不平其心

則下之禁瘁勞佚有大相絕者矣是以神怒而重之以喪亂不
 怨而謗讟其上然尹氏曾不懲創咨嗟求所以自改也
 麟按此章反興亦四句截于由曰山之實草木是也山之生物
 其氣平均如一凡生於其上者無不猗猗其長也赫赫師尹而
 不平謂何以此說為正天怒人怨注雖對舉然民言二句自為
 一連不必以民言一句對天方二句憯莫句繼承以狗俗說不
 句兩截凡四韻猗集傳叶於何反與綠竹猗猗一則嗟叶遭哥
 反字彙云左平聲釋名嗟佐也言之不足以盡意故發此聲以
 自佐也然韻書嘉嗟俱在亦麻末二句換韻另叶亦自直捷
 今閱古義正同余解猗何多歌韻嘉嗟麻韻
 ○尹氏太師維周之氏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俾民不迷

不厭昊天不宜空我師

賦也。氏本均平維持毗輔弔愍空窮師衆也。○言尹氏太師維周之氏而秉國之均則是宜有以維持四方毗輔天子而使民不迷乃其職也。今乃不孚其心而既不見愍弔其果夫矣。則不宜久在其位使天降禍亂而我衆并及空窮也。

麟按此章亦以兩句一連說落為正觀均字不叶韻不當在第三句讀任可見然俗家或聞而却走矣。氏集傳叶都茶反字臺奇低。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婭則無膺仕

賦也。仕事罔欺也。君子指王也。夷平已止殆危也。瑣瑣小貌。塔

之父曰姻兩塔相謂曰亞膺厚也。○言王委政於尹氏尹氏又委政於姻婭之小人而以其未嘗問未嘗事者欺其君也。故戒之曰汝之弗躬弗親庶民已不信矣其所弗問弗事則豈可以罔君子哉。當乎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當者則已之無以小人

之故而至於危殆其國也。瑣瑣姻婭而必皆膺仕則小人進矣。嚴緝師尹於政事不躬為之不親臨之。疏義凡事必咨訪而後明必更練而後熟苟未能然而欲妄試

之則是欺其君耳。民已不可欺况欺其君乎。大全臨川王氏曰已廢退也。孟子所謂士師不能治士則已之與此已同義。

語類自古小人其初只是他自竊國柄少間又自不奈何引得

別人來丁齊不好了，如尹氏大師只是他一個不好，少間到那瑣瑣姻婭處是幾個人不好了。

麟按集傳信斯人及與親叶。殆養里反與子仕叶。

昊天不傭降此鞠訕，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俾民心闕。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賦也。傭均鞠窮訕亂戾乖屆至闕息違遠也。言昊天不均而降此窮極之亂，昊天不順而降此乖戾之變，然所以靖之者亦在夫人而已。君子無所苟而用其至，則必躬必親而民之亂心息矣。君子無所偏而平其心，則式夷式已而民之惡怒遠矣。傷王與尹氏之不能也。夫為政不平以召禍亂者，人也。而詩人以為天實為之者，蓋無所歸咎而歸之天也。抑有以見君臣隱謹

之義焉。有以見天人合上之理焉。後皆效此。

疏義鞠訕大戾即二章天怒人怨之事也。不平之禍至於如此六帖玩上章集傳實重用久一邊但弗躬弗親有行政之苟而不用其至意姻婭無仕有用久之偏而不平其心意故此章集傳又開言之。傭不傭不惠雖總是天怒人怨然要於窮極字認出不均意乖戾字認出不順意屆極也至也盡心竭力之意君子如屆四句言持危定傾易於反手正所謂為政不難人自不為耳。

說通闕如樂之一成而闕也。少息之意君子泛以柄者言不可專指王以末章方及王也。

麟按集傳屆居例反闕若挂反與惠戾叶者亦是作非音讀也。

前備詘另叶後夷違另叶回不待言

不自為政卒勞百姓
○不躬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百誰秉國成

賦也酒病曰醒成乎卒終也○蘇氏曰天不之恤故亂去有所
正而禍患與歲月增長君子憂之曰誰秉國成者乃不自為政
而以付之姻婭之小人其卒使民為之受其勞弊以此也
疏義此與三章相似亦與四章相應

通解卒勞卒字有不自改意
麟按集傳定叶唐丁反姓叶桑經反亦兩句一連說落為正然
末二句政姓俱讀如字換韻另叶自佳○古義雖兩岐然政姓
叶敬韻亦與余聞合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感感靡所騁

賦也項大也感感縮小之貌○言駕四牡而四牡項領可以騁
矣而視四方則皆昏亂感感然無可往之所亦將何所騁哉東
萊呂氏曰本根病則枝葉皆拜是以無可往之地也
孔疏以領已是項文不宜重故以項為大

疏義馬頸大則肥壯可知

麟按家父周大夫天子大夫也如今京官相似故云四方靡騁
而東萊亦有本根枝葉之說

○方茂爾惡相爾予矣既夷既憚如相醜矣

賦也茂盛相視憚悅也○言方盛其惡以相加則視其予戰如
欲戰鬪及既夷平悅憚則相與飲然如賓主而相醜醉不以為

怪也。蓋小人之性無常而習於鬪亂其喜怒之不可期如此。是以君子無所適而可也。

孔疏言各自視汝之戈矛欲用此矛矣以相殺傷也。

六帖此章言小人之暴戾反覆大率指尹氏與其徒也。蓋人之相與亦有情好其冷而一旦誑誤遂至視為仇讐終身不合者。

此理之常不足為怪。乃若戾惡相和則矛戟輒起及既夷憚則。

妃相疇既離而復合方怒而即喜小人之態甚不可窺測也。而。

當與之共事真成畏塗矣。

麟按此合上章上似言其去之不可而此言其留之不可也。故。

集傳曰無所適而可蓋總辭也。疏義欲以適字照上聘字而諸。

家從之遂使支離難通今為正之。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賦也。尹氏之不平若天使之故曰昊天不平若是則我王亦不。

得寧矣。然尹氏猶不自懲創其心乃反怨人之正已者則其為。

惡何時而已哉。

疏義小人不責已而責人如此。

麟按集傳正叶諸盍反古義康韻。

家父作誦以究王誡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賦也。家氏父字周大夫也。究窮訛化畜養也。○家父自言作為。

此誦以窮究王政昏亂之所由冀其改心易慮以畜養萬邦也。

陳氏曰尹氏厲威使人不得戲談而家父作詩乃復自表其出。

於已以身當尹氏之怒而不辭者蓋家父周之世臣義與國俱。

存亡故也。東萊呂氏曰：篇終矣，故窮於亂，卒而歸之王心焉。致亂者雖尹氏，而用尹氏者則王心之殺也。李氏曰：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蓋用久之失政事之過，雖皆君之非，然不必先論也。惟格君心之非，則政事無不善矣。用久皆得其當矣。

木全孔氏曰：詩人之情不一，或微加諷諭，或指斥愆咎，或隱匿姓名，或自顯官字。家父盡忠竭誠，不憚誅罰，故自戴字。寺人孟子亦此類也。慶源輔氏曰：東萊謂篇終矣，故窮其亂本而歸之王心焉。此說當矣。故直至此章方說箇王字，蓋言至此則王亦不得不任其責。前章雖嘗說尹氏之用，而不及王然王之所以用尹氏者，亦不能逃其責矣。

麟按：集傳邦叶卜上，反詩韻。詁二冬邦三江古亦本轉用。古義家父周大夫何休以家為采地，因以為氏。

節南山七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序以此為幽王之詩，而春秋桓十五年有家父來求軍於周，為桓王之世。上距幽王之終已七十五年，不知其人之同異，大抵序之時世皆不足信。今姑闕焉可也。

木全安成劉氏曰：春秋隱公三年三月平王崩，而四月尹氏卒。桓公八年桓王使家父來聘，十五年使家父來求車，許家父來聘之時上距尹氏之卒才十七年，恐即此詩之尹氏家父也。且此詩刺尹氏為政不平，而曰國既卒斬，何用不監，曰喪亂弘多，嗚呼哀哉，曰降此鞠詁，降此大戾，等

語皆似亂亡以後之詞疑此或東遷後詩也

古義左傳子貢傳申培說豐氏本篇名俱作節

大夫刺幽王也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心痛憂以瘳

賦也正月夏之四月謂之正月者以純陽用事為正陽之月也繁多訛偽將大也京京亦大也癩憂幽憂也瘳病也○此詩亦大夫所作言霜降失節不以其時既使我心憂傷矣而造為姦偽之言以惑羣聽者又方甚大然衆人莫以為憂故我獨憂之以至於病也

呂記長樂劉氏曰哀哉我之夙夜憂國顧無助我者鼠病而憂在於穴內人所不知也我有癩憂至於瘳病人所不知也

大全華陽范氏曰正月長養之月也繁霜肅殺之氣也

麟按集傳京叶居良反京言憂之大者事關國家不係一身之私也癩憂子先曰言所憂者深人之所不見也更妙取岡曰念我二句言已獨憂之哀我二句則言憂之切而至於病也

○父母生我胡俾我瘳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悔

賦也瘳病自從莠醜也愈愈益甚之意○疾痛故呼父母而傷已適丁是時也訛言之人虛為反獲言之好醜皆不出於心而但出於口是以我之憂心益甚而反見侵侮也

通解言不再哀則顛倒是非變亂黑白講意有悔謂念我之憂益甚者為沽名矯激而妄加排拂也

麟按集傳瘡音庚後叶下五反俱當上聲口叶孔五反愈愈疊
字字法新甚

○憂心惓惓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
瞻鳥爰止于誰之屋

賦也惓惓憂意也無祿猶言不幸爾辜罪并俱也古者以罪人
為臣僕亡國所虜亦以為臣僕箕子所謂商其淪容我固為臣
僕是也○言不幸而遭國之將亡與此無罪之民將俱被囚虜
而同為臣僕未知將復從何人而受祿如視鳥之飛不知其將
正於誰之屋也

木全學山謝氏曰忠良不重二君義士不食周粟所可哀者一
世之人不知當從何人而受祿乎○慶源輔氏曰民指在亡之

民人則并上下而言之○豐城朱氏曰念我無祿傷已之不辜
也并其臣僕傷斯民之俱不幸也于何從祿未知其所從之人
也此哀國之將亡而無所定之詞也
講意哀我哀之也瞻亦我瞻之也

麟按以上諸說俱看得詩人有地也然子先云不必如此周旋
詩人本意不過為危言以動之耳亦妙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現天夢既克有定靡人弗勝
有皇上帝伊誰云懼

興也中林中也侯維殆危也夢不明也皇大也上帝天之
神也程子曰以其形體謂之天以其主宰謂之帝言瞻彼中
林則維薪維蒸分明可見也民今方危殆疾痛號訴於天而視

天反夢夢然若無意於分別善惡者然此特值其未定之時爾
及其既定則未有不為天所勝者也夫天豈有所怕而禍之乎
福善禍淫亦自然之理而已申包胥曰人眾則勝天天定亦能
勝人疑出於此

疏義人之視物小大甚明而天之於人善惡乃無別此以人之
有見與天之無知亦反其意以為與也

太公安成劉氏曰大者為新細者為蒸甚分明也○史記吳入
楚子胥鞭平王尸申包胥使人謂之曰子之報讐其已甚乎吾

聞云云

麟按靡人不勝似專就禍淫一邊言云懼句方可接集傳夢十
莫登反古義蒸韻

謂山益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其之懲及彼故老訊之占夢
具曰予醒誰知鳥之雌雄

賦也山脊曰岡廣平曰陵懲止也故老舊臣也訊問也占夢官
名掌占夢者也具俱也鳥之雌雄相似而難辨者也○謂山益
卑而其實則岡陵之崇也今民之訛言如此矣而王猶安然莫
之止也及其詢之故老訊之占夢則又皆自以為聖人亦誰能
別其言之是非乎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
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
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庶人亦自以為非君自既自賢
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
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醒誰知鳥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

乎

歐義凡禽鳥之雌雄多以其首尾毛色不同而別之鳥之首尾毛色雌雄不異人所難別故引以為言

通解此章四句分上言無正訛之君下言又無辨訛之臣末句是借言以明意非喻也

六帖謂山益卑二句既非比體亦非譬喻蓋借影說○至實而可據者莫如山今謂山益卑而其實則岡陵之崇則其他無實

而可據者又可知已蓋其平日駕為張詡之言以顛倒是非類如此也亦見其易辨○且曰予聖二句衆說牽纏未是只言雖自以為聖而于訛言實不知也凡求詩人之言寧淺無深此第一義

一義

麟按此民之訛言緊結上一句說注如此矣三字妙言易辨則以起下莫懲為可怪子先語亦可味也集傳夢亦叶莫登反雄叶胡陵反古義亦然韻

謂天益高不敢不敬謂地益厚不敢不踐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蜴

賦也局曲也踳累足也踳長言之也脊理蜴也虺蜴皆毒螫之蟲也○言遭世之亂天雖高而不敢不為地雖厚而不敢不

踐其所號呼而為此言者又皆有倫理而可考也哀今之人胡為肆毒以害之而使之至此乎

呂記孔氏曰曲者曲身也說文曰踳小步也嚴緝不敢不局懼履也不敢不脊懼陷也天地必無履陷喻身

手正心正
卷之十四
詩經卷之十四
詩經卷之十四

處亂世禍出意外則然

疏義哀今之人人字指護人

大全臨川王氏曰人號呼而出斯局踣之言者非誕也乃有倫

序有脊理○疊山謝氏曰身在天地間如無所容則人之害入

者為冠為錫世道亦可哀矣○慶源輔氏曰所謂此者即上所

言局踣而不敢自言者也

麟按觀臨川說則知注此言此字觀慶源說則知注至此字

○聚岡曰謂天四句實是詩人之詞不過托之言以自謹耳倫

次序脊條理也子先曰事未至此而妄言之則無倫○集傳局

不居亦反古義陌韻

瞻彼阪由有苑其特天之抗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

孰我仇亦不我力

與也阪由崎嶇塊塙之處苑茂盛之貌特生之苗也抗動也

力謂用力○瞻彼阪由猶有苑然之特而天之抗我如怨其不

我克何哉亦無所歸怨之詞也夫始而求之以為法則惟怨不

我得也及其得之則又孰我堅固如仇讎然終亦莫能用也

求之甚艱而棄之甚易其無常如此

鄭箋言有貪賢之名無用賢之實○克勝也云彼之生也

蘇傳曾不力用我也書曰凡人未見聖若不克見聖既見聖亦

不克由聖

嚴緝重言仇者言不一仇之無往而不忤其意

疏義地力雖至薄且能生物天心本至仁乃不愛久皆理之難

寺經說約

明者也故以為興

大全崎嶇山險也境峭瘠薄也托齟齬頓挫之意也

通解執我仇即求責無已盡遣以勤勞之意

○心之憂知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為厲矣燎之方揚寧或滅之

赫宗周褒姒滅之

賦也正政也厲暴惡也火田為燎揚盛也宗周鎬京也褒姒幽

王之嬖妾褒國女如姓也威亦滅也○言我心之憂如結者為

國政之暴惡故也燎之方盛之時則寧有能撲而滅之者乎然

赫然之宗周而一褒姒足以滅之蓋傷之也時宗周未滅以

褒姒淫妬譖諂而王惑之知其必滅周也或曰此東遷後詩也

時宗周已滅矣其言褒姒滅之有監戒之意而無憂懼之情似

亦道已然之事而非慮其將然之詞今亦未敢必其然否也

鄭箋後四句以無有喻有之者為甚也

釋文威呼說反齊人語也字林武劣反說文云從火戊聲火成

於戊陽氣至戊而盡本或作滅

大全廬陵歐陽氏曰此上七章皆述王信訛言亂政至此始言

滅周主於褒姒者謂王溺女色而致昏惑推其禍亂之本以歸

罪也○豐城朱氏曰桀之亡也非湯滅之也妹喜實滅之也紂

之亡也非武王滅之也妲己實滅之也幽王之亡也非申侯太

戎滅之也褒姒實滅之也然桀亡於妹喜而天下遂為商者以

其有湯也紂亡於妲己而天下遂為周者以其有武王也幽王

亡於褒姒而天下不至於易姓者以雖有褒姒以滅之而無德

詩經卷之四 卷之四 卷之四

如湯武以繼之也亦以見文武成康之遺澤其在人者未泯也
 噫當是時天命之眷於周者未釋也民心之眷於周者未
 散也而幽王則用嬖妾以亂於內用羣小以亂於外而先自絕
 於天結怨於民則足以滅其身而已矣
 古義列女傳云褒姒者童妾之女周幽王之后也初夏之衰也
 褒人之神化為二龍伺於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
 殺之與去莫吉卜請其祭藏之而吉乃布幣焉龍忽不見而藏
 祭積中乃置之郊至周莫之敢發也及周厲王之末發而視之
 祭流於庭不可除也王使婦人裸而謀之化為玄蛇入後宮
 之童妾未毀而遭之既笄而暴當宣王之時產無夫而乳懼而
 棄之先是有童謠曰歷歷箕服實亡周國宣王聞之後有人未

妻賣歷歷箕服之器者王使執而戮之未妻夜逃聞童妾遭棄
 而夜號哀而取之遂竄於褒長而美好褒人始有獄獻之以贖
 幽王受而嬖之遂釋褒姒故號曰褒姒既生子伯服幽王乃廢
 右申侯之女而立褒姒為后廢太子宜臼而立伯服為太子幽
 王惑於褒姒出入與之同乘不恤國事驅馳弋獵不時以適褒
 姒之意飲酒沉湎倡優在前以夜繼晝褒姒不笑幽王乃欲其
 笑萬端故不笑幽王為烽燧大鼓有寇至則舉諸侯悉至而無
 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欲悅之數為舉燧火其後不信諸侯不至
 忠諫者誅唯褒姒言是從上下相誅百姓乖離申侯乃與繒西
 夷犬戎共攻幽王幽王舉烽燧徵兵莫至遂殺幽王於驪山之
 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太子

宜白是為平王自是之後周與諸侯無異詩云赫宗周衰滅之此之謂也

麟按胡為厲矣注疏蘇子由集傳讀詩記詩緝及今晟舍閣本俱作胡然厲矣魯詩世學作胡為厲之厲集傳叶力桀反威與滅據洪武正韻本是二字滅彌列反威呼決反然說通引姬說云滅用永用戈以成灰癸以婦人實為滅國之本而人不見其滅故去滅旁之水亦不知詩人有此意否也但字彙威在大部而滅另在水部則作此分別義亦通耳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爾載將伯助予比也陰雨則泥濘而車易以陷也載車既載也輔如今人縛於輻以防輔車也輪墮也將請也伯或者之字也○蘇氏曰王

為淫虐譬如行險而不知止君子永思其終知其必有大難故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王又不虞難之將至而棄賢臣焉故曰乃棄爾輔君子求助於未危故難不至苟其載之既墮而後號伯以助予則無及矣

孔疏考之記車人為車有大車鄭以為平地載任之車駕牛車也尚書云肇牽車牛遠服賈用是大車駕牛車也此以商車為喻而云既載故知是大車也又為車不言作輔此云乃棄爾輔則輔是可解脫之物蓋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隱六年鄭人來輸平公羊傳曰輸平猶墮成何言墮成敗其成昭四年左傳曰寡君將墮幣焉服虔云墮輸也是訓輸為墮壞之義子路將墮三都是也定本墮作隨音麾

講意蘇氏注是逐句解去還只依本文次第說完然後以所喻
 意繳之不可零碎攪入以截斷文氣
 麟按此下二章既皆為比則終其永懷下句無論為其人自思
 與君子代思之皆當屬駕車不當遽屬王也子由說最害事須
 就本文理會輔集傳叶扶雨反予叶上聲古義磨韻郭忠恕云
 予本無余音後人讀之也○依蘇注永思其終則終共永懷倒
 句法也謂君子思之自無妨但終其永懷又寤陰雨八字須一
 氣所謂永思其終即思此陰雨之寤耳不可又看二句作兩層
 又寤又字或紹既載亦倒句法負重行遠而又陰雨滯滑總見
 無可棄輔之理也看古人詩只如看今人詩無中生有乃添陰
 雨二字宕起下文又不言其車而先念陰雨俱是筆意映顯須

要想到識到

無棄爾輔。馮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踰爾轡。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比也。員益也。輔所以益輻也。屢數顧視也。僕將車者也。○此承
 上章言若無棄爾輔以益其輻而又數顧視其僕則不隨
 爾所載而踰於絕險若初不以為意者蓋能謹其初則厥終無
 難也。一說王曾不以是為意乎
 孔疏終踰絕險報上又寤陰雨
 歐義此章猶欲救之之辭
 講意無棄爾輔是喻已用之賢以輔而踰太臣也屢顧爾僕是
 喻益求繼用者以僕而踰庶臣也蓋有輔則輔車相倚而防之
 者有其具其視車載而棄輔者不俾矣顧僕則僕夫孔多而御

之者有其人其視載輸而號伯者不同矣。
 麟按此章亦斷以兩句一連說方有次序集傳甚明朱氏輻輔
 僕三層聚岡末三句總承之說俱不可從。○集傳輻叶筆力反
 與伐檀坎伐輻同載叶節力反與出車謂之載矣同意叶乙
 力反則洪武正韻臆亦作意賈賦請對以意師古曰叶韻音億
 史記作臆是也然此上兩章惟載輸之載如字作代反解當為
 則此章載字與上章既載爾載俱昨代反音在舟車運物也今
 估船裝貨亦曰載讀如在但此章因就韻又叶節力耳上章集
 傳載車所載也解如是。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憂心慘慘念國之為
 虐

此也沼池也昭明易見也。○魚在于沼其為生已感矣其潛雖
 深然亦昭然而易見言禍亂之及無所逃也。○此○前○四○句○正○意○也。
 嚴緝然君子不專為一身之安危其憂心慘慘然愁戚者唯念
 國之行虐政而民罹其害耳。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惓
 惓也洽比皆合也云旋也愆然痛也。○言小人得志有旨酒
 嘉殽以合比其鄰里怡懌其昏姻而我獨憂心至於疾痛也昔
 人有言燕雀處堂母子相安自以為樂也突決棟焚而怡然不
 知禍之將及其此之謂乎。
 疏義云訓旋周旋也小人指讒人輩燕雀一段出孔叢子慎勢
 篇。

輯錄突竈突也決破壞也

麟按集傳憇然痛也或又作憇然痛也然至於疾痛宜然

且憇然痛不可着點非朱子分釋之例然憇然痛實本毛

傳細味憇亦只可形容其痛不可即謂之疾痛也但毛傳皆

分隸經文各句之下上曰憂心憇下釋曰憇然痛也於義

方通今集傳亦似朱子偶載未甚簡點耳殺集傳音及疏義大

全俱云尸交反無韻未詳六帖乃欲以酒殺為叶雖不知其所

本似亦有理魯詩世學本作又有殺蒸以就下叶必附會也

古韻酒字可與包包弟字為叶或讀如焦也據古義則酒叶子

小翻殺叶下了翻篠韻文定當不越此兩解

○此彼有屋殺方有殺民今之無祿天天是極哥矣富人哀

此惇惇

賦也此小貌殺之窶陋貌指王所用之小人也穀祿天禍極

害等可獨單也○此然之小人既有屋矣穀之窶陋者之將

有義矣而民今獨無祿者是天禍極喪之耳亦無所歸怨之詞

也亂至於此富人猶或可勝惇惇甚矣此孟子所以言文王發

政施仁必先蠲寡孤獨也

疏義此二句亦指讒人輩

太全東萊呂氏曰勞役之甚者自較其輕重故曰土國城漕我

獨南行困苦之甚者自較其淺深故曰祈矣富人哀此惇惇

正月十三章八章八句五章六句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

大夫刺幽王也

言終言終

此下民亦孔之哀

賦也。十月以夏正言之，建亥之月也。交，日月交會，謂晦朔之間也。曆法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左旋於地，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故日一歲而一周天，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凡十二會，方會則月光都盡而為晦，已會則月光復蘇而為朔，後晦前各十五日，日月相對則月光正滿而為望，晦朔而日月之合，東西同度南北同道則月揜日而日為之食，望而日月之對，同度同道則月立日而月為之食，是皆有常度矣。然王者修德行政，用賢去奸，能使陽盛足以勝陰，衰不能侵陽，則日月之行雖或

當食而月常避日，故其遲速高下必有參差而不正，相合不正，相對者所以當食而不食也。若國無政，不用善使臣，背君父，妾婦棄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則陰盛陽微，當食必食，雖曰行有常度而實為非常之變矣。蘇氏曰：日食天變之大者也。然正陽之月古尤忌之，夏之四月為純陽，故謂之六月十月純陰，疑其無陽，故謂之陽月，純陽而食，陽弱之甚也。純陰而食，陰壯之盛也。微，虧也。彼月則宜有時而虧矣。此日不宜虧而今亦虧，是亂亡之地也。

孔疏：日食者月食之也。何休云：不言月食之者，其形不可得而觀，故疑言日有食之。

輯錄集傳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陳師凱曰：三百六

詩經

卷十四

三

詩經

十五度之外其餘分於一度之中當四分之一如以一度分作九百四十今當得二百三十五分也左旋於地陳師凱曰坐北面南則東為左西為右天運降於西升於東故為左旋一晝一夜則其行一周而又過一度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則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疏義曰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則日不及月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十九分度之七以十分計之則三分七釐弱也陳師凱曰如以一度為九百四十分而以十九除之則每分該四十九分四釐七毫三絲六忽八微以七乘之該三百四十六分三釐一毫五絲七忽六微以十九乘為全度該九百三十九分九釐九絲九忽二微虧八微故日一歲而一周天疏義曰約計三百六十五日零

三時此即三百六十五度二百三十五分也月二十九日有奇而一周天疏義曰約計二十九日六時零三刻奇即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也陳師凱曰以一日十二時除九百四十分則一時該七十八分三分分之二此云四百九十九者是六時零二十九分也又逐及於日而與之會一歲凡十二會陳懼齊曰月行常以二十七日十一十六分日之三百二十七而與天會二十九日九百四十分日之四百九十九而與日會日一年與天一會月一年與天十三會與日十二會東西同度南北同道疏義曰道者日月所行之道也度者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之度也日月之行有先後則一東一西各在一度至此而東西相會同其度矣日月所行相去常六度則一南一北各有

詩經卷之四
卷之十四
載續考

其道也。至此而南北相交。同其道矣。尋常之合。只是同度同度。而又同道。則縱橫相合。最親切者也。則月掩日。而日為之食。疎義曰。天體外。旋日月內。轉月又在日之內。高下相去。亦六度。故曰。為月所掩。而食。語錄曰。天有黃赤二道。沈存中云。非天實有之。符曆家設色。以記日月之行耳。夫日之所由。謂之黃道。史家又謂月有九行。黑道二。出黃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道東。并黃道。而九月亢日。而月為之食。疎義曰。亢當也。日為火。火體光散在外。而內則暗。月為水。水體外暗。而內則受光。日月相對。大親切。則月正當日之內。暗處。故月無所受之光。而月食。當食不食。疎義曰。按月避日者。由陽氣壯盛。陰氣不敢犯之。自然退縮。如水見焦釜。自緩也。絕少退縮。即

彼此相差。而同度必不同道。同道必不同度也。木全安成。劉氏曰。古曆法。每度九百四十分。四分度之一。該九百四十分內。之二百三十五分。然天之為體。即星辰次舍周布之定體也。天之為度。即二十八宿縱橫布列之度數也。天之在行。一日一周。而過一度。即其星辰次舍度數之全體。旋轉於太虛空中。既一周匝。而復過其既匝之西。以度進之。適滿一度。是一日內。共該行過三百六十六度。二百三十五分也。十九分度之七者。以月行第十四度。分為十九分。而月又行及其七分也。蓋舉叔曰。月行與日對。相去百八十二度。六十一分。有奇。分天之中。謂之望。望在十五日。其常也。或進在十四日。或退在十六日。其變也。望之無定。自者。由合朔之日。時有蚤暮也。然凡望時

詩經卷之九 卷之十四 卷之十五

必各在其月朔後晦前之十五日也。黃祥翁曰：唐一行日議云：日行黃道，月有九道，遇交則有薄食之變。至於合朔，如合辟則不食，其交不軌道則食也。故驗日食者，必以日躔黃道之交驗之。耳月不行黃道，只行其餘八道，但此八道皆斜出入於黃道，內外月一次經天，則一次入，一次出，一歲凡十三次經天，二十六次出入於黃道，惟有兩次與日會，故疏云：通計一百七十三有餘，而有一交於此時，方有食。杜預云：日月動物，雖行度有木量，不能不少有盈縮，故雖有交會而不食者，或有相交而食者，然日月同度同道之際，行有分數，則食亦有分數也。若以常度論之，一歲而交當兩食，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唐二百九十年食百餘者，此所謂雖交而不食，或頻交而食者也。

在乎人君行事之所感召耳。○朱子曰：天止如一圓匝，赤道是匣子相合縫處，在天之中，黃道半在赤道內，半在赤道外，東西兩處與赤道相交，度却是將天橫分為許多度數，會時日月在黃赤道相交處相撞著，望時日月正相向如一，在子，一在午，日所以食於朔者，日常在上，會時月在下面，遮了日，故日食。月食謂之間虛，蓋火日外影，其中實間至明，中有間虛，其虛至微，望時月與之對，無分毫相差，為間虛所射，故食。○疊山謝氏曰：日衆明之本，而為陰所食，其惡甚矣，非日之醜，乃天之變，國之災也。國亡則民受禍烈矣，今此下民亦可哀之甚也。○三山李氏曰：唐志云：十月之交，以曆推之，在幽王之六年。

通解：日食之月何月也，天氣上升，一陽猶未復也，地氣下降，成

詩經

卷十四

總纂

陰方用事也。日食之朔何朔也。天干有十而庚辛屬金，重光之金則陰金也。地支十二而寅卯屬木，單闕之木則陰木也。以純陰之月，又羣陰之五，見如此，陰盛可知。於此而日食為非常之木變也。

古義日之所以食者，朱子謂日常在上，會時月在下面，遮之，故日食。劉保齋亦云日輪大，月輪較小，日道近天，在外，月道近入在內，日食既時，四面猶有光溢出，可見月輪小不能盡掩日輪也。日月合朔時，月常在內，未有日在內者，故月食日也。何孟春深然之，謂日外月內者，日火也，月水也。此日月之行，所以有上下之異。而劉孝榮則謂朔旦之日，日月同宮，如月在月上，掩太陽而過，則日光為所遮，即朱子他日亦云日月會合處，月合

在日之下，或反在上，故蝕二者說皆可通。而謂月在日下則理較可信也。月之所以食者，朱子謂火日外點，其中實間至明，中有間虛，其虛至微，望時月與之對，無分毫相差，為間虛所射，故食。保齋亦云曆家所謂間虛，言月為日所暗，而非日之實射暗之，乃日之虛衝耳。如點燈者，當正爐炭炎熾之尖，所衝射則燈反不然。卓爾康亦云日月異道，有時而交道不正，交則日斜，月故月光更盛，道若正交，則日衝當月，故月光即減。辟如火斜，照水，日斜，照鏡，則水鏡之光，苟照他物，若使鏡正當日，水正當火，則水鏡之光，不能有照日之奪，月亦猶是也。而孝榮則謂月受日為明，望夜正與日對，故一輪光滿。或月行有遲疾，先後，月光所不照處，則為食。張鼎思亦云月非以抗日而食也，乃與日

對時不全合耳。一分不對則食一分數。今不對則食數分頃之。復有當行之道而相對則復滿矣。二說皆可通而謂闇虛所射則理較可信也。本抵月本無光沈括謂如銀丸日耀之乃光阜極外書亦言月本黑受日之光而白故魄掩日則日為之食。當日闇虛日光不及照則為日所食以掩闇有表裏淺深故食有南北多少僧一行云使可食而不可以常數求則無以課曆數之疎密使日食而皆可以常數求是何以占政教之休咎來斯行云唐虞之時曆家已極詳密獨日月之食缺而不講良有深意後世疇人預定視為固然戒省之意蔑如矣何孟春云古人罔不以日蝕為懼春秋於日食必謹而書之聖賢豈不知數不可移欲以存上天之戒耳漢時詔有云謫見於天災莫大焉猶

是此意宋徽宗時乃下詔言此定數不足為災異古人以為者皆不曉曆之故是何言欤孔云日月之食於算可推而知則是雖數自當然而云為異者人君位貴居尊恐其志終心易聖人假之靈神作為警戒耳夫以昭昭大明昭臨下土忽爾纖也俾晝作夜其為怪異莫斯之甚故有伐鼓用幣之儀貶膳去樂之數皆所以重天變警人君者也而天道深遠有時而驗或亦人之禍慶偶與相逢故聖人得因其變常假為勸戒使智達之上載先聖之深情中下之至信妖祥以自懼但神道可以助教而不可以為教神之則惑衆去之則害宜故其言若有若無其事若信若不信期於大通而已矣

麟按集傳卯叶莫後反哀叶於希反古義卯醜有韻微哀微韻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藏

賦也行道也○凡日月之食皆有常度矣而以為不用其行者月不避日失其道也然其所以然者則以四國無政不用善人故也如此則日月之食皆非常矣而以月食為其常日食為不藏者陰亢陽而不勝猶可言也陰勝陽而揜之不可言也故春秋日食必書而月食則無紀焉亦以此爾

麟按集傳行叶戶即反古義陽韻

○爍爍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萃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憚莫懲賦也爍爍電光貌震雷也寧安徐也令善沸出騰乘也山頂曰

冢萃崔嵬也高岸崩陷故為谷深谷填塞故為陵憚曾也○言非但日食而已十月而雷電山崩水溢亦災異之甚者是宜恐懼修省改紀其政而幽王曾莫之懲也董子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大全壘山謝氏曰災異如此幽王之心曾不懲創詩人不指幽王而曰哀今之人微而婉也

講意首二句淫雨之時中四句久雨之後不寧以震動暴厲言不令以非時失序言

麟按集傳令叶虛經反古義蒸韻

橋維師氏豔妻嬭方處

賦也。皇父家伯神允皆字也。番聚蹶橋皆氏也。卿士六卿之外更為都官以總六官之事也。或曰卿士蓋卿之士周禮太宰之屬有上中下士公羊所謂宰士左氏所謂周公以蔡仲為已卿士是也。蓋以宰屬而兼總六官位卑而權重也。司徒掌邦教冢宰掌邦治皆卿也。膳夫上士掌王之飲食膳羞者也。內史中大夫掌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法者也。趣馬中士掌王馬之政者也。師氏亦中大夫掌司朝得失之事者也。美色曰豔豔妻即嬭也。師氏亦中大夫掌司朝得失之事者也。美色曰豔豔妻即嬭也。嬭也。嬭嬭也。方處方居其所未變徙也。言所以致變異者由小人用事於外而嬖妻嬭惑王心於內以為之主故也。孔疏自司徒掌邦教至得失之事其言皆出於周禮序官太

徒卿一人冢宰卿一人故云皆卿也。趣馬下士一人此言中士者誤也。彼言掌贊正良馬即王馬之政也。師氏云掌國中失之事雖中為中禮亦是得義故杜子春云中當為得以義引之故為得也。司朝即是國也。趣馬膳夫得與司徒冢宰同列於詩者六人之中雖官有尊卑而權寵相連朋比於朝然官高者勢大勢大者黨其故此大率以官高為先而有不及者便文以取韻也。皇父則為之端首兼擅羣職於六卿之外更為之都官總統六官之事兼雜為名故謂之卿士。嚴緝夏官趣馬下士注云趣養馬者也。疏義皇父卿士證以常武首章則前說為是。此章即不用其良一句而詳言之蓋推原災變之故而歸之賈禍者但是詩專

詩經說約 卷十四 小雅 賦 嚴緝

為皇父所困而作故先數之以為罪之魁也
輯錄許氏曰常武之皇父是卿士兼太師也太師三公之首而
卿士兼之則非大宰之屬明矣常武皇父賢者也故詳著其官
而又本其祖蓋非十月之皇父矣然足以證卿士或說之未然
太全天官膳夫上士二人鄭氏曰食飯也飲酒漿也膳性肉也
羞有滋味者春官內史中大夫一人掌王八柄之法即所謂爵
祿廢置殺生予奪者也地官師氏中大夫一人居虎門之左司
王朝掌國得失之事注曰司猶察也察王視朝若有善道可行
者則以詔王記君得失者春秋是也○豐城朱氏曰兼總六官
者卿士之職也而皇父實為之數五典擾民者司徒之職也
而番實為之統百官均四海者冢宰之職也而冢伯實為之內

史掌八法之廢置師氏掌朝政之得失皆輔導王者也而以付
之瑀其繫子膳夫掌王之飲食趣馬掌王之馬政皆親近王者
也而以付之馭典神允則小人之黨盛矣后妃主內者也當求
窈窕貞淑以為君子之配而以豔妻為之則嬖妾之焰熾矣有
嬖妾以蠱惑於內有小人以扇亂於外此災異之所以繁與而
亂亡之所以莫救也
麟按集傳馬叶滿補反八柄周禮作八枋亦音柄趣馬下士阜
一人蓋每皂一人也三乘為皂馬十二匹職之最卑者廢置亦
八柄之二而豐城朱氏注曰內史掌八法之廢置非是○此章
古義云徒夫虞韻馬處磨韻是也又士宰史氏俱依韻雖控理
有之可以不論

○抑此臯父豈曰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謀微我牆屋田卒汙萊
曰予不戢禮則然矣

賦也抑發落詞時農隙之時也作動即就卒盡也汙滌水也萊
草穢也戢害也○言臯父不自以為不時欲動我以從而與
我謀乃遽微我牆屋使我田不獲治卑者于而高者萊又曰非
我戢汝乃下供上役之常禮耳

孔疏小人自矜謂舉無不當臯父以親寵封於畿內既封即築
都邑令邑人居之先毀牆屋而後令遷邑人廢其家業故述其
情以責之○汙者池停水之名故禮記曰汙其宮而豬焉是也
萊者草穢之名楚茨云田萊多荒是也

呂記范氏曰前章備舉其朝之小人而臯父實尸之其餘則以

類聚而已

太全臨川王氏曰此章專言臯父專恣而害及於民也○蔓城
朱氏曰微我牆屋則無以安其身田卒汙萊則無以食其力如
是而猶曰非我戢汝乃禮之當然也夫下供上役固禮之長也
然豈有作大事動天衆而不通衆志不盡下情者哉

麟按集傳謀叶謨悲反萊叶陵之反矣叶於姬反古義支韻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置侯後藏不慙遺一老俾守我
王業有車馬以居徂向

賦也孔甚也聖通明也都大邑也周禮畿內大都方百里小都
方五十里皆天子公卿所封也向地名在東都畿內今孟州河
陽縣是也三有事三卿也置信侯維藏蓄也慙者心不欲而自

強之詞有軍馬者亦富民也。但往也。言皇父自以為聖而作都則不求賢而但取富人以為卿。又不肯強留一人以衛天子。但有軍馬者則志與俱往。不忠於上而但知貪利以自私也。

釋文怒。可雅云。願也。強也。且也。孔疏說文云。肯從心也。言初時心所不欲。後始勉強而肯從。故曰心不欲自強之辭。

疏義上章言皇父役以非時而戕其民。此章言皇父動以私事而棄其君。使下不義。事上不忠。國之賊也。

太全孟州即今懷慶府孟縣。隸河南。

說通左傳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則向在東都。去西鎬千里。而遙皇父以親寵得封東都畿內。法當二卿而置三有事者。

蓋僭比於列國之諸侯矣。曰多藏蓋富民之以賄進者。皇父即以此為卿耳。一老不可作。老成人說如此。則又是用賢矣。只是舊在王室之臣皆不肯留之。以衛王也。曰慙非惟不能誠心以圖之。亦不肯勉強以圖之也。擇有軍馬曰有非一人之詞也。如漢徙富家以實五陵之意。

麟按集傳王叶于放反。古義漾韻。○魯詩世學引琴溪陳子曰。是時周尚都鎬。而皇父私邑為向。乃在東都。蓋皇父官在鎬京。而營邑於維。自為巢穴。平王東遷。遂為畿內之國。左傳莒子婁於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還。以是知皇父亦姜姓也。俱較有理會。

○罪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占賢賢。下民之孽。匪降自天。

樽沓背憎職競由人

賦也。器衆多貌。孽，災害也。樽，聚也。沓，重複也。職，主競力也。言
黽勉從皇父之役，未嘗敢告勞也。猶且無罪而遭讒，然下民之
孽非天之所為也。樽，樽沓，多言以相說而背則相憎。專力為
此者，皆由說口之人耳。

大金永嘉陳氏曰：樽，聚談也。沓，猥狎也。小人相見之狀如此。微
則憎疾也。用如此小人在位，所以興孽，未可歸於天也。

說通：皇父剛暴自用，必有羣小依托附和，以肆其讒虐者。故被
徙者傷感而為此言。無罪辜而被讒，即下民之孽也。當時所徙
必大家巨姓，而皇父左右非廁養之子，則孽幸之人也。
麟按：集傳天鐵因反與人叶。古義勞盟，豪韻天人真韻。

○悠悠我里亦孔之瘵四方有羨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
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做我友自逸

賦也。悠悠，憂也。里，居。瘵，病。羨，餘。逸，樂。徹，均也。○當是之時，天下
病矣，而獨憂我里之甚病，且以為四方皆有餘而我獨憂。衆人
皆得逸豫而我獨勞者，以皇父病之而被禍尤甚故也。然此乃
天命之不均，吾豈敢不安於所遇而必做我友之自逸哉。

疏義：上章言匪降自天，則知禍所從來矣。而處禍患猶以命則
無可奈何而安之之辭也。蓋詩人之忠厚如此。

麟按：集傳侮呼消反，與里叶。憂與休叶。徹與逸叶。徹叶直質反，
也。我不敢做我友自逸，八字句。詩之八字者，獨此。與七月蟋蟀
入我牀下耳。○古義里瘵，紙韻。憂休，尤韻。徹逸，質韻。

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政也。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疏義正月繁霜十月日食天變屢見此二詩相承之意也。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昊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

賦也浩浩廣大貌吳亦廣大之意駿大德惠也穀不熟曰饑蔬不熟曰饉疾威猶暴虐也慮圖皆謀也舍置淪陷胥相鋪徧也。○此時饑饉之後羣臣離散其不佞者作詩以責去者故推本而言昊天不大其惠降此饑饉而殺伐四國之人如何昊天曾不思慮圖謀而遽為此乎彼有罪而飢死則是既伏其辜矣舍之可也此無罪者亦相與而陷於死亡則如之何哉。蘇傳彼有罪者則既伏其辜矣置而弗疑可也若此無罪而使

之相與陷溺無不徧焉何也

輯錄舍彼有罪處彼有罪者伏其辜心服而甘受其罪也

大全安成劉氏曰首章推本而言天變也元氣廣大為昊天仁覆閔下為昊天故此章以昊天言不駿其德以昊天言其疾威大非有二也蓋亦無所歸咎而各以義類歸怨於天耳○豐城朱氏曰昊天之大也而饑饉以斬伐則是不大其惠也昊天之恩覆閔下也而有罪無罪俱陷死亡則是不溥其仁也此章始為怨天之辭以發端也

○周宗既滅靡所止庇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勳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滅覆出為惡賦也宗族姓也庚定也正長也周官八職一曰正謂六官之長

皆上大夫也。離居蓋以饑饉散去而因以避讒譖之禍也。我不
 去者自我也。勸勞也。三事三公也。大夫六卿及中下大夫也。臧
 善覆反也。言將有易姓之禍其地已見而天變人離又如此。
 庶幾曰王改而為善乃覆出為惡而不悛也。或曰疑此亦東遷
 後詩也。

呂記王氏曰方是時周末滅而曰既滅者其滅之形成故也。李
 氏曰徐安道以謂周官曰三事暨大夫舉三公及大夫也。
 叢緝錢氏曰朝朝見也夕夕見也。三公及其餘大夫莫肯夙
 興夜寐以勤王事者。邦君諸侯莫肯朝暮省王者。
 疏義周官八職一曰正二曰師三曰司四曰旅五曰府六曰史
 七曰胥八曰徒。

太全華陽范氏曰靡所止戾未知天之所命民之所定也。莫肯
 夙夜無在公之節也。莫肯朝夕無尊王之禮也。豐城朱氏曰
 周宗既滅言君有敗亡之兆也。正大夫離居言臣有離散之心
 也。人臣之義有與君同休戚者有與國同休戚者與君同休戚
 者君憂則與之同其憂與國同休戚者國亡則與之同其亡。今
 而曰正大夫離居則非特無與國同休戚者亦無與君同休戚
 者矣。然眾人皆去而已獨居則眾人皆逸而已獨勞雖有罪勉
 從事之勤孰得而知之哉。三事大夫有管守者也。而莫肯夙夜
 邦君諸侯有民社者也。而莫肯朝夕則雖未至於離居而已莫
 有任其責者矣。上章言饑饉天之變也。此章言離居人之離也。
 天之變既如彼人之離又如此則敗亡之兆即此而可見矣。庶

幾王改而為善乃覆出而為惡則天意豈可得而回人心豈可得而挽哉

麟按集傳夜弋灼及夕祥禽反皆與惡叶○止與矣亦作二項六帖天道運行未知將何所止人心懸旣未知將何所定與范氏注五幾○古義戾勳霽韻夜夕惡藥韻

○如何吳夫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賦也如何吳夫呼天而訴之也辟法臻至也凡百君子指羣臣也○言如何乎昊天也法度之言而不聽信則如彼行往而無所底至也然凡百君子豈可以王之為惡而不敬其身哉不敬爾身不相畏也不相畏不畏天也

太全看山蘇氏曰君子呼天而告之曰奈何哉法度之言王終莫肯信者如入恣行而忘反我不知其所至矣○臨川王氏曰世雖昏亂君子不可以為惡自敬故也畏天故也畏天故也六帖敬身者竭夙夜匪懈之誠盡朝夕惟寅之節不曰敬君而曰敬身何也書曰自靖人自獻于先王傳曰君子之仕也行其義也莊子曰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故王臣蹇蹇以自盡其義之所當為而已非為久也夫事出為久尚可護之於已苟其出於自為將安護乎乃引身而退從容棲遲便涉縱肆非敬身矣○胡不相畏語氣抑揚不宜乎說各敬其身便是相畏相畏便是畏天言胡不相畏乎豈其不畏天乎臣之事君天之制也故以天為言

麟按木全天叶鐵因反下同信叶斯入反古義真韻

○戎成不遂饑成不遂魯我誓御憺憺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
聽言則答譖言則退

賦也戎兵遂進也易曰不能退不能遂是也誓御近侍也國語
曰居寢有誓御之箴蓋如漢侍中之官也憺憺憂貌瘁病訊告
也○言兵寇已成而王之為惡不遂饑饉已成而王之遷善不
遂使我誓御之臣憂之而慘慘日瘁也凡百君子莫肯以是告
王者雖王有問而欲聽其言則亦答之而已不敢盡言也一有
譖言及已則皆退而離居莫肯夙夜朝夕於王矣其意若曰王
雖不善而君臣之義豈可以若是勉乎
大全須溪劉氏曰聽言則答譖言則退八字極臣下落落之態

○豐城朱氏曰兵已成矣而為惡不遂則人離而寇亂將遂進
矣饑已成矣而遷善不遂則天怒而饑饉將益甚矣誓御者王
之近臣任涵養薰陶之責者也故憂之而慘慘日瘁然凡百君
子莫肯以是告王則即上章正大夫之離居邦君大夫之莫肯
夙夜朝夕者也聽言則答謂告君不盡其誠也譖言則退謂引
身遠避其禍也斯人也愛君不如愛身之厚憂國不如憂家之
深其自為計則得矣而以君臣之大義責之能無愧乎
麟按集傳訊叶息悴反古義真韻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苟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

賦也出出之也瘁病苟可也○言之忠者當世之所謂不能言

者也。故非但出諸口而適以瘁其躬。後人之言當世所謂能言者也。故巧好其言如水之流無所凝滯而使其身處於安樂之地。蓋亂世昏主惡忠直而好諛佞類如此。詩人所以深歎之也。
麟按哀哉。舒矣。各。炤。下。三。句。四。字。蓋。劈。對。也。舒。矣。能。言。如。言。祝。鮪。幸。免。之。意。○讀至此下二章不惟不見責之之意。并似代為丟者。解嘲矣。愈遠愈近。愈婉愈切。立言之妙至此。○古義出瘁。莫韻。沐休。尤韻。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賦也。于往棘急殆危也。○蘇氏曰人皆曰往仕耳曾不知仕之急且危也。當是之時直道者王之所謂不可使而枉道者王之

以謂可使也。直道者得罪於君而枉道者見怨於友。此仕之所難也。
大全慶源輔氏曰此章則又言人皆曰往仕而不知仕之急且危也。何者直道而盡言者則得罪於其君。巧言以徇人者則見怨於其友。益朋友以相切磋為道。若枉道以從君則朋友必見棄絕矣。以是言之則當時之仕又豈易為哉。忠言獲罪而巧言

處休。直道見抑而枉道見容。皆亂世之常事也。
麟按集傳殆叶養里反。友叶羽已反。古義紙韻。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言不疾音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賦也。爾指離居者鼠思猶言瘋憂也。○當是時言之難能而仕

之多患如此。故羣臣有去者，有居者，居者不忍王之無臣，已之無徒，則告去者使復還於王都，去者不聽，而托於無家以拒之。至於憂患泣血，有無言而不痛疾者，蓋其懼禍之深，至於如此。然所謂無家者，則非真情也。故詰之曰：昔爾之去也，誰為爾作室者，而今以是辭我哉？

麟披鼠患泣血，無言不疾，正指其托於無家之時之辭狀也。無言言字，即曰予曰字，蓋其二句又推原，惟因懼禍之深，故至於托言而痛疾如此。非謂懼禍如此，故至托言，又生一層轉折。如俗說云云也。疏義曰：我告爾以反居王所，而爾以無家辭言之，痛切若可念者，然昔之去也，亦無家，今豈真為此故哉？不知敬身而謀自逸，深可痛也。故同此解。○集傳家叶古胡反，古義都

家虞韻疾室質韻

兩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歐陽公曰：古之人於詩多不命題，而篇名往往無義例，其或有命名者，則必述詩之意，如卷伯常武之類是也。今兩無正之名據序所言，與詩絕異，當闕其所疑。元成劉氏曰：嘗讀韓詩，有兩無極篇序云：兩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至其詩之文，則比毛詩篇首多兩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愚按劉說似有理。然第一二章本皆十句，今遽增之，則長短不齊，非詩之例。又此詩實正大夫離居之後，替御之臣所作，其曰正大夫刺幽王者，亦非是。且其為幽王詩，亦未有可考也。

麟按觀此正大夫離居之後二句則太全豐城朱注謂莫肯夙夜朝夕不必皆為離居者其說甚是亦不必如俗家執定詩柄不丟者責去便謂舉朝遂無一人也通篇亦惟末章正對離居者說散身用訊等尚對莫肯夙夜朝夕一輩說詩柄亦是後人補撰須着活動

析父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二十六句

